

文彈治守公曰是翼璫肆也婉解之戒前途治具待迄不留于行四督北畿學政以文行鵠多士士興者更倍于宣大時得人愈盛久之移疾歸居二載起補原官公積資久當丞大理公悛悛不欲先人僅得丞順天尋轉左通政以繼母艱歸服除還舊秩屢推開府不報亾何而中忌者言南徙少京兆矣時大京兆缺公至卽署府事如真尹久之乃真拜爲大京兆遷太常卿已又晉通政使皆在南甫歲餘忌者有言公亟疏

請告遂拂衣歸公雖引退在野而至海內有事屈指可以當一面者必先及公當風波煽起之時輦上君子有欲推轂公者恐觸時忌諱不敢登啓事方謂公論既定所爲究公用者未晚也而公之年則已不及待矣豈不惜哉公才任艱鉅識洞幾微好爲德于隱而不務暴其跡而其深計遠慮常在人耳目之外而又夷其形跡與士大夫往復而上下故其于人材政事掌故機宜益練習而有定衡官南中久一時卿貳之賢

者遇 國有大政率多就公畫便計往往挈要
中肯咸歎服以爲不可及至試黌校士拔其尤
者躬自造就之又以其所爲文徧扣薦紳之能
文者以定其品格而長其聲價故經公所品題
多取科第去公之留意郡事它皆此類也余又
覽公狀記公入臺時有起田間爲講僚者其人
爲時所不予卽抗章劾罷之閱視宣大薄前中
丞所爲置不叙當路爲居間弗應三執政皆公
鄉人公或出其門下而自爲中丞斥其

掌道時白趙少宰之誣李御史大夫之賢救曾
少卿之貶斥某給事之諛傍有側目者弗之顧
楚藩事起給事中有攻郭宗伯駁林直指者部
院惡之從年例外轉復以考功法汰之皆留中
外庭譁然致疑於政府公自南上書折其不可
言人所難言居鄉十年口不及公家事至利病
關切地方者輒侃侃言之卽與當路意旨左不
肯諱人尤以此高公之節夫以公之才識通敏
冠當世而其風節嶷然絕無撓沮敦壹流兢又

如此令公不以忌者言遄歸或論定而起以展其未盡之蘊公所爲弘濟時艱紆天子宵旰之憂必更有大于爲御史京兆者奈何天不憖遺遽使人抱庾公白旒之慟哉然公之行業顯融表表在人睹記中卽諸君子所以文公者咸謂公宅真含素百折不回約繩蹈矩尺寸不苟蓋以才識推挹公而尤以品爲公重其必爲公不朽者無疑而子姓振振將世公之門閥以繼志于無窮若孝廉測尤其卓然者也嗚呼公真

可以不亾矣顧起元曰余先世爲吳人而家南都自公爲京兆余適守史局予告歸里故得具知公所爲治京兆者以孝廉之請余傳公也乃特著公治行之大備公家乘而留以告吾之父老子弟俾百世不忘公抑余又有感焉故事京兆體嚴重卽鄉紳不得數延見公在事獨折節款接從容問民所疾苦與利害所宜興革者惟余時以病謝請謁終歲不一二望見公而公亦以不可得而疏親視余彼此交泊如也乃公之

行事余習知之而公歸田後每憶舊履亦若亟以知己許予者然則公之知余其托棕蓋在形跡之表已如余之固陋則何以得此于公哉余是以因傳公而重有感于知己之難且益歎公之不可以數遘也

南戶部郎練溪汪公傳

汪公名可進字惟正別號練溪休寧之石田人也父封主事平山公燿母韓安人皆以公貴公生而穎稍長嗜學甚晨起就塾師唯恐它人之

或我先也劬書不丙夜不休平山公與韓安人憐愛甚數戒孺子毋過苦公懼傷其意則篝燈而帷之伺其寢乃出以卒業誦通數試不售年二十有六始得補博士弟子員當是時公則既以經術修明冠諸逢掖士矣士之從游問業者衆羔鴈成羣而公庚以行誼自標置邑令張君才公開西序延之間詢以民事公嘿弗應而愈益發憤下帷嘗當食讀書誤啖墨瀋以爲蜜吻盡黔左右笑之乃覺冬日擁鑪坐屨爲之集其

專篤如此年四十有一爲萬曆丙子領鄉書婁
上公車輒報罷丙戌試春官所奏牘爲關西盛
公所賞幾得雋矣復以小不及格置乙榜公乃
隨牒署曹州學事州故稱文獻地公重爲程以
課之手拔兩張生于儔輩中尋皆沓踵取高第
去人謂公能譽髦諸士有作人功士之初通籍
者察其家赤貧却其贄蕭然重鑰青氈爲之不
溫一編自哦鍾球互答公之志固已遠矣明年
己丑成進士試政於禮部公久困占畢間不能

無伏櫪千里意一旦得志可以騰蹕往壹洗三
十年蹇產慙屑之思乃悵悵謂二先人逝不及
見吾第且今越在淺土吾何忍急牽絲曳組之
榮令吾親不獲蓐息九原下于是亟請告歸日
從青囊家問所以安宅兆者久之叶吉竣事始
辦嚴而從選人計家居蓋五載矣選而得楚之
石首縣地當孔道民力劫于供億公至首調其
粟米力役之征甦息之民寢寢色起亾何邑苦
水隄之崩河者蕩而圮民鳧沒墟里間公以舟

如真草堂集 卷二十五
載糶援而哺之既渴乃呼役夫事攻築而邑諸
巨室以有常憲不受功公操赤牘語之曰夫今
之鱗鱗而爲水所都者誰氏之業也是役也豈
繫窶無立錐者是爲亦惟是巨室之汚萊者沃
壤蕪之俾克饗不訾之利柰何不與細民均役
令其望望焉代而操畚鍤也衡而不衡何以爲
令于是諸巨室唯唯聽命唯謹役興而公身狗
之民有以菹醢者問焉知其不能具搏黍爲捐
俸以給簞食民乃大驢耦俱趣役于是堤不日

成矣中使以催務張楚人人重足立公力抗之
不少下或謂夫夫魚然虎也諭訛蜮也令輕料
其須不重蠱其景哉公曰禍福命也毒吾之赤
子以中奄寺驪而規辟其臯安所稱民父母爲
矣已度其人且以彊項孽則令舍中兒具襍被
以俟而公潔廉勤忠終已不能以蠹螫中公民
得離湯火它善政甚夥詳具繡林政蹟中民至
今尸祝祀之爲令七年遷南戶部 司主事
督儲中都中都爲 高皇帝於榆社儲胥所繫

如正堂集 卷二十五
重與畱京等而支給時諸武弁與卒因緣爲奸
往往以空名詭王者或引故事關說先期求貫
貸又諸郡邑轉輸不時至間以灾青折徵則逋
負愈多亾輸期公至則汰詐冒杜干請且䟽禁
改折於朝宿蠹頰清糗峙以漸充矣久之以勞
欲病請休沐歸旣而所苦良已乃再起入度支
司筦庫公身處脂膏纖芥不以自潤哀所贏餘
爲僚屬置邸舍私橐一空而爬梳弊孔不遺力
胥史拱手無所牟以爲利公是時年已七十矣

勤敏趣事未嘗以勸辭尋報政之京師復以勞
感前病遂不起士大夫知公者聞之皆流涕公
先世自曾大父積新公以下皆隱者公一旦起
孤生以經術有聞于世中更坎壈晚始得稍酬
其志而虞淵見迫不究于用識者悼焉公少喪
平山公奉母以居母嘗苦目青公躬扶持抑搔
之夢中聞其噓啓聲未嘗不擊衣起跽問床下
也旣貴以不逮養二人爲慟歲時奉祀嗚咽不
自勝眠兄弟若兄弟之子友愛備至脯修俸餼

推以共之壹無所校至父之疏屬母之近戚賈
或費之饑或糶之死喪或櫛之襚之倚公爲外
府者不可婁指矣故人王敬夫死而無子其存
日妾有身被出育于它氏公爲謀歸之時有齧
齧者肆蜚語敬夫見夢于公語娓娓如平生公
寤而告於衆咸感動乃相與共定其嗣人尤以
詛高之論者謂公天性純懿而又敦悅聖文潤
帥仁義積久而後見其施故吏事卓犖內行修
脩質之前修了無愧色時以爲知言公嘗名其

齋曰淑艾所著有公餘艸就善惡報應錄等書
若干卷子嗣志橐而藏于家始公誕時平山公
年已望耆矣睹公日角隆隆起占其必貴韓安
人爲擇保母其人有蟠龍之祥襲於夢後公卒
大其門如所卜云太史氏曰公之猶子泗論與
余同舉於鄉習其家世知公悛悛廉讓君子也
名檢自域蹈義不騫視夫刻情修容倚道稅以
就聲名者所得乃不啻多矣頭白爲郎旋以勞
實莫度之限不踰好修之符或爽豈天道信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一
謹哉若乃宦蹟所至必以清謹著稱繇其道上以大先烈而下以詒後人所爲食其榮者蓋未既也嗣志當公之坳時能卻舊僚之賻曰吾不以百金傷先人名嗚呼無是父無是子是可以知汪公也已

封文林郎丘公傳

公姓丘氏名瑚字爾噐別號兩河居士其先山東之卽墨人也 國初有名銘者以功授鳳陽右衛百夫長已徙而隸黔之新添衛家焉再傳

曰昂以功晉萬戶侯於是衛城中翹然稱簪弁望族矣萬戶公生子都閩公潤都閩公室于史舉四丈夫子而長卽公公生而有異質兒時日誦千言覆之不失一也稍長就外傳以其世兵家者流則以孫吳司馬氏之書進公拂衣而起曰世之絀介胄也久矣吾寧坐事陳觚名散儒耳安所事金版六弢之雄張爲哉乃去而治經生業惟都閩公奇公志弗彊也久之業旣通受功令爲博士弟子公益下帷發憤其文愈工名

日噪章縫間侍御下公奇所試業檄學使者廩
于庠而憲大夫波石徐公道林蔣公先後以視
學至皆以名行異等噐公惟諸生成咸左辟公不
敢以雁行進也公雖恂恂稱儒者乎而其人修
髯偉貌性警敏多智有氣決赴義直前亾所避
居恒取 國家令甲掌故若刑名兵筴精心計
之蓋慨然有當世之志嘗一從都閩公征都勻
時凱口賊王向據險叛衆莫敢嬰其鋒公以間
謀知賊瑕上方略焚都閩公破之向授首已而

銅仁苗亂都閩公守備其地往省之輒得苗要
領爲策所以進取者出不意斬其魁二吳等銅
仁平都閩公在兵間累勞勩取顯秩所至有扞
圍功而問所執橐鞬奉周旋與運籌帷幄者則
皆公之以也公旣廩學宮數與都比不獲薦久
之乃以歲餼差次縣官勸駕續食貢于 朝已
而隨牒選人爲蜀長寧之學博士寧鄙小邑公
至則卻束脯之獻以贍士之貧乏不自振者已
又修邑乘講鄉約明禮讓以化導之始至之日

如立身事學集 卷二十一 五
士染夷習走利如鶩久之乃有讓貢讓產者人
以爲文翁之化焉至以都閩公捐館舍棄官歸
士之泣而送者數百里外趾相錯也已服除以
原官之滇南滇故有元咸陽王平章賽典赤祠
與先師埒公建議曰裔不侔夏古之道也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卽令有功于民血食茲土奈何
與先師均此一畝之宮哉中丞鄒公韙其言遂
遷赤它所而以其祠祠啓聖而郡諸生故有楊

不屈死事久且湮滅矣公至爲訪其子孫請於
上卽宅里樹棹楔旌之廣文冷局居者往往齷
齷自托耗而公獨挺然自拔嶽嶽曹偶中於是
鄒中丞輩咸欲以異等薦公而會滇省以儂人
故抵調者罰公條上便宜數十事又發教授被
盜事與議拓泮池忤藩臬長意乃乘公量移新
興日共齟齬之而公且中蜚語罷矣識者惜之
公雖慷慨諒直多節烈之槩而內行純摯其喪
二親也以容游不及視卽含毀幾滅性都閩公

在日弟有恃父愛割公產者里人謂都閫公塲
且返之公則益持其弟泣曰安能更得因弟以
慰父也益斥其所受者以畀弟人以緩急告輟
解橐中裝貸之家貲俸入所得輒隨手盡而躬
獨磨縑䟽食以爲常至歸里日顧眊其橐若罄
懸猶取人所負券焚之曰吾不能更求益焉以
爲天概也而或聞人稱其善則大喜竟日其好
砥行立名多此類以故自家及里門誦義者亾
厭有疑輒請質公得公一言人亾不心折者所

策善敗靡不中卽持論侃侃亾所媿阿人聞之
退而交相快也蓋公旣以博士老而久之乃以
伯子東魯貴封明威將軍指揮僉事無何復以
仲子東昌貴封文林郎阜城縣知縣始公治經
生業幾欲邁跡青雲一洗橐鞬舊而數奇不售
迨出入行間抵掌談兵度非有封狼居胥意而
又因以弛學刺促以一青氊終意不能亾自謙
乃舉其所讀書以課仲子身見其舉王庭官郡
守而躬食其報里中人謂文武世家如公者世

所鮮儷則時時頌言賀公公心乃大喜以爲得仲子吾生平乃亾遺恨則日豪飲以爲樂蓋年六十有八而後卒始仲子舉其省之丁卯鄉試第六人後官至開州守有子曰禾實舉其省之辛卯鄉試第一人成萬曆戊戌進士選入讀中祕書今爲翰林院檢討丘之世名位方日起人謂兩河公爲善之報固未艾云史元曰自道術之岐也士之工爲儒者慎墨匡坐而談詩書其高者長於託大巧於自藏驟以錢穀兵刑詰之

一 嗤笑以爲塵垢矣而一旦有事往往令世有畫餅不可啖之誚跡兩河公之行眠倚道枕就聲名者奚啻徑庭哉公常謂利害可言毋借口禍福可擔毋惜身烏乎美哉名斷言澤斯古直臣所以慷慨義士所以馳驅者也令公當日得參雲臺之議縮時寄其功謀可勝道哉然公惟侈穡而嗇施之一傳而爲太守公再傳而爲太史江淮濫觴流乃千里泰山桂樹宵窳于雲公何用哉其用有大焉者矣

頤貞先生傳

頤貞先生姓沈氏名九思天啓字金陵人也嘗自號頤貞子已而以文行爲學者師人因遂共尊稱之爲頤貞先生云父西園公嘉靖中隱君子蓋室于武而生先生先生幼岐嶷比就外傳益屹然有大志西園公心獨奇之間手之而泣相語也曰嗟乎而之不逮吾先世也往而高祖嘗壹以戎功顯矣而世父起家進士西川之節在焉繫沈氏固簪弁之胄也高門而薄縣之乎

乃使人疑而不以宗亢者乎哉先生聞之則亦泣徐起而對曰兒之不能大而世固也雖然大人則旣命之矣我不敢廢于是以旦起侍西園公與武孺人于寢問啟居滌厠踰惟謹退則下帷攻苦伊吾迄中夜不休時武孺人憐先生甚躬辟纊以佐之篝燈熒熒然相勞苦先生以瘁辭自若也乃佯爲就寢也者察其眠而後起竟讀以爲常俄而西園公病創甚醫報伎殫矣先生泣籲天請以身代頭搶地至流血不已病遂

瘳人稱其孝感云時先生則旣以文學屈其同舍生弱冠遂補博士弟子而值衡水楊公視學政公故雅負人倫鑒得先生牘大喜已眡其器識益大喜爲拔置諸生異等勸之于是先生在膠庠聲實藉甚弟子前後從游者常數十人而先生所自持日益莊私居必正衣冠而處言動恂恂然以古人爲法訾凌申狎之容生平未嘗介然於色也癸卯舉應天鄉試上公車不第丙午再上春官會有兵戒則晝夜重趼而南以安

其親時婉婉不忍去膝下士大夫慕先生學行造請爲子弟師者羔鴈成羣一切謝不往時西園公夫婦春秋且高矣先生日皇皇然思鍾釜之逮以爲終身憂比游南雖益發憤出篋中書讀之夏之夜苦蟲至以甕承足而避其替也當是時呂文安公爲司成察先生非諸生流輩待之以殊禮至稱之曰畏友而不名一時逢掖士益翕然宗之幾幸先生時起家爲世用而已酉有武孺人之變先生痛已之終不得瞻于養也

哀毀骨柴立哭三年不輟音所至器服必與常異慶遠鄒公素篤于禮感先生孝爲置木榻以待且數以滅性爲戒云賀黃門者端人也心折先主時時過從問國家事惟時里中勲貴人爲黃門所耳目將以白簡從事勲貴人度它亾可居間者則橐千金紹介故人以謁於先生先生謝之去已而歎曰夫夫甚貴倨也孰使之急而走我者非以吾能從邑中振人急乎且吾唯不爲利已耳奈何不一爲故人地也于是爲言於

黃門而已之勲貴人德先生甚然終不敢頌言謝訶先生偕計吏之京師則爲厚供具傳舍中所至途次續食而已而先生至京師乃感未疾卧邸中已而困甚友人往問之先生慨然曰已矣何言吾生不獲以祿爲大人驩而又以死傷其志命也以諸君子之義其俾余異日得以從松楸於地下則不佞某死且不朽問者爲流涕而去亾何遂卒先生經明行修肩古之君子令位配其德當爲漸陸之鴻羽儀斯世亾然而天

女身其堂身 卷二十一
假之年亦得以名德稱鄉里祭酒乃三千之牘
與身俱捐而掩銛絕涸之痛千古同慨致足悲
也蓋先生物之三十餘年爲萬曆壬辰伯子鳳
翔讀先生遺書學成而舉進士受推擇爲蕭山
令戊戌令以廉能第一最上計府 天子下璽
書褒寵之制詔司勳贈蕭山令父某官視而子
於是里中人逮事先生者咤嗟歎曰吾曩者疑
沈公賢而不食其報也今果然矣沈公卽不獲
榮地上乃榮地下矣久之愈益爭慕說先生人

已時聚族而謀曰願貞先生力學篤行師表一
時姘節清風流暎百世而俎豆弗稱非所以光
潛德崇鄉黨之訓也乃具其事上諸邑邑請于
京兆以聞學使者使者曰然祀先生于鄉賢祠
如故事其詳具崇德錄而是時蕭山令以治行
異等徵拜給事中史元曰余少則能用人言名
先生顧亾能名先生所以已而質諸長老諸長
老爲余言先生甚具如先生之內行廉潔斯鞠
躬君子也迨長從先生伯子游廼益得徵先生

如真草堂集 卷三十一
軼事孝弟通於神明質行抗於鄒魯金石之義
琅琅弗渝先民哉昔之享修名者謂人不可以
亾年若先生者德茂於鄉子顯於朝安在其必
以年競也夫古不稱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乎
於戲祭而若先生者可矣哉

鄉進士中州游君叙傳

君姓游氏諱元汴字梁泚中州其別號也父曰
少司徒一川先生母曰某夫人先生有丈夫子
六人君爲叔子一門重暎七業並興王氏之琪

珪琦瓊器盡璠璣韓家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
矣而君異材天挺遠志夙成玄艸乍窺青箱盡
啟詔求三篋驚腹笥之未亡方號五車訝舌鋒
之不竭人咸望而重焉洎乎入奉鯉庭出遊虎
觀初紬冊府攬百代之秘文乍弋藻園掃千人
之雄陣遂以駕軼諸儒冠冕羣彥子安紫電清
霜之句流譽韶年長吉華裾翠織之篇擅聲綺
歲參諸若人抑其次也駒名千里踠赤水以無
前鳳字一毛凌紫氛而直上萬曆丁酉之歲君

年方二十有二遂領鄉書之百二十八人焉蟾窟夜香月生桂魄龍池春暖霞炙桃花于時都試之士鱗集如雲莫不欽其聲名望風推挹先登之羽拭目斯人不謂數奇倏聞報罷八叉手而成賦豈曰未工三折肱而爲醫何妨歷試君乃益肆冥搜勉卒大業斷蛟截兕鋒再淬于雙函培風垂天搏更神於六月自意此行不更舉矣乃辛丑再上春官再不第神魚躍浪兩見暴腮俊鶻決雲重逢鍛羽懷書去洛空存明試之

心仗劍辭秦益抱暗投之恨三春駘蕩徒警宵征二豎陵臨俄驚夜夢長卿消渴之病非愛嬋娟叔實理遣之言詎堪慘頽遂以是年五月某日卒於館舍吁其悲矣先生痛結亾珠情鍾埋玉茂弘遠度猶深長豫之悲方回勁節寧緩嘉賓之慟諸兄弟誼急鴿原情摧鴈序謝庭玉樹先折一枝崔氏星堂但存五友至若哀哀寡婦長垂琴瑟之音藐藐遺孤永抱瓶罍之卹神理荼酷一至于此其爲悲悼可勝言哉然君標尚

風流志意慷慨華游勝賞迹寄朱門排難解紛
誼先白屋至乃五族沐其仁惠千里騰其義聲
百室之邑突待生烟九達之塗金爲布地故身
死之日素車白馬野接動輪之賓牧監堯夫道
有望門之泣夫其才具若彼德義若此雖家慶
早慳國楨夙實然而竹箭美材貢已登于南國
圭璋瓌寶價彌高于東序程才則跨蹈風雲徵
行則輝煌月旦片言耀帙黃壤猶生一行特書
斑管不朽以君觀之死何憾哉余與君生旣司
鄉舉復同籍傷茲短晷懷彼長材爰述斯傳用
彰厥美寺門花落幾吟張籍之詩山陽笛聲猶
軫向生之賦云爾

贈中書舍人賓素汪長公傳

長公諱良仕字濟時別稱賓素居士歛之潛川
里人也汪之世昉于唐越國公其居潛川也自
宋之金紫光祿大夫始厥後族大而指繁乃隨
地以居狎主宗盟則潛川爲之長地望盖屹然
矣繇長公會大父而上家世饒稱素封旣乃中

圮長公父德燦公與其母方孺人拮据育之圮自若也而乃舉長公長公自兒時卽端重不串狎家人咸器之以爲亢宗在是德燦公亦心識焉以故少不使竟業儒而命之賈久之長公旣弱冠授室矣慨然念家殖之日落作而曰微當戶者一振之也母其以支柱詒二人而更以望諸子弟之不可知者爲哉於是屬其室胡孺人曰丈夫桑弧蓬矢志在四方獨二人之爲拳拳耳惟茲晨餐夕膳子尚代予以戡厥事以是身

挾輕裝往牟什一已而砥其橐且纍纍然則之維揚舉鹽筴稱大賈長公旣精心計復用勤苦佐之賈雖廉而奇羨往往倍其直業繇是大起家世素封之號改授者數十年至是乃再建云長公故服儒徒業旣久猶時時挾筴讀書嘗二復太史公貨殖篇爲之廢書而歎曰有以也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不諱言富直好行其德耳早年者乃癖爲守虜其人旣以身敗名辱矣何富之爲是以躬服䟽茹淡而奉其二親甘毳鮮

所不盡意待二弟友愛烝烝然無所恡至撫兄
弟之子之孤者與已子均敵亾以異也念遠祖
不得祔宗祀爲建坊特祠春秋祀之蓋自橫塘
奔孫公而下累十世罔不薦血食焉生平好義
慨所居里與所服賈地歲饑聞有司義賑之
檄輒投袂起衣出於篋笥粟流於困廩櫪積及
於馬棰之饒然矣而它所周急振窮乏者至不
可勝計則或有稱公豪而憂其繼者長公乃謂
其子士明曰夫羸誦亦何常之有吾渠寧搢搢

焉長以筐箠爲子孫守哉且令子孫而賢又何
用多財以損其智乎孺子勉旃吾之所詒將在
德矣於是諸公聞之益高長公之義其在薦紳
逢掖中亦母有以質行抗公者公行之數十年
久益篤摯至萬曆之癸巳年七十有一而卒當
病之革也子婦環泣而須後命長公曰吾何言
利母放用母侈宅心母忍御物母苛四者吾之
檢柙卽而之著龜也慎守之卽吾深松茂栢有
餘適矣吾何言其趣操蓋如此長公歿之後十

年爲壬寅子士明官中書舍人會上以建儲
覃恩馳贈長公如子官乃更得真號封君云史
元曰新安山諸侯之國也地多石田畝鍾之入
亡所牟大利故其人爭爲商以其治生劬俛邛
在數十年間卽不能不急蓋藏之謀而緩行義
如長公幹父之蠱以有其家而內行淳備第佗
其寇种禪其服者未能或之先也非夫所謂義
槩天植利弗能奪者與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餘者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然則汪之門待
長公而大豈有旣乎中翰君樹德而益滋之貞
符固在此

巴東令仰峯先生高公暨配孟孺人傳

仰峯先生姓高氏諱尚德字可成中都之靈壁
人也父曰處士公談積學不仕而以行義名里
閭間公生而穎雋異凡見者人人屬目知其能
亢宗矣稍長習頌通十八業成推擇爲博士弟
子益發憤下帷讀書不夜分不休其試于郡邑
若兩臺也常冠諸士諸士亦母敢以鴈行進者

人謂公六翮豐滿扶搖九萬當日夕釋疏屨去而顧連不得志于大比至隆慶之戊辰始以茂才異等承恩命貢于朝當是時公之年且彊仕矣軒策後挾筴遊成均其文爲兩司成所器名大噪六館中京兆一再試等輩多取高第而公數奇竟弗售也久之就選人隨牒爲浙江之嘉興丞人或意公有桓譚六安之憾者公意不然曰丞哉丞哉余求不負丞而丞負余于是身自甘監門之養以赤子眠其邑中民蓋在事可三

載歸而視其橐空空如也當道廉其賢爲核實薦之乃擢湖廣之巴東令公剖符百里人又意公驥足可展當少自愉快踰曩者而公意不然進其子良弼夢弼詔之曰惟畊與讀吾家之世守也兒勉旃毋自墮而父誓不以聚納之響辱而輩矣至則問三老民所疾苦一切蠲滌之亟飭學官之彫壞者進諸生而考業焉士經公指授多彬彬質有其文學使者蔡公試巴東歎曰鄙小邑何多材也是不可當湘中之琳瑯乎爲

增試額四著爲例章縫至今德焉富民有扞文
罔者齋千金進幾幸得縱舍公望而距之卒麗
於法闔邑竦然曰吾嚮者謂我君啍啍冬日也
今而後知我君凜凜秋霜矣公于治行稱最官
署上考乃以議改用川鹽便民事忤治鹺使者
遂乘大計以考功法中公當調而公且倦游拂
衣歸矣里居者十餘年趾不一錯公府邑大夫
高其誼歲舉鄉飲酒禮必虛左席迎公公始爲
一赴已卒謝不往性方嚴義決不以脂韋待人

而至有以急告者常傾橐振之無所恡家枕大
河西望呂梁可三十里每自咤曰浩浩乎洋洋
乎之魴之鯉可垂竿得也何必減季鷹蓴菜鱸
魚膾邪提壺杖策徜徉郊野間蓋日夕悠然而
忘返也年七十有六而後卒其配孟孺人孺人
者宿遷處士汝之女也生敏慧貞淑處士絕憐
愛之不輕字嘗陰求可以婿者遇公于塗異之
乃許歸公旣歸而以勤佐讀篝燈熒熒然辟纊
恒至丙夜它綺羅珠翠之好夷然不屑也居嘉

興時茹茶飲水與公相飭勵以是公得以壹意
行其志無內顧憂至巴東而却富人之餉孺人
聞之與公更相賀也曰吾幸得爲廉吏婦子若
孫得以清白世其稱足矣視彼千金所得孰爲
多哉已而公將解印綬去孺人力贊之曰君幸
有先人產可以卒歲妾不難緝澣以助公奈
何爲五斗折腰搢搢亾已時也公蹶而起曰有
是哉乃與偕隱孺人之爲德于梱如此以是公
與孺人白首相莊人以梁子孟兩賢之需人自出

公一年卒仲子夢弼讀公書美秀而文以萬曆
之壬辰與余同被選貢于闕下是將掇上第以
拓公業者也其它子姓婚族具朱宮論志中
論曰士雅意好修矜語清壯之節卽四知三不
惑猶家人語耳登仕版而素志或渝羊腸詰曲
視葭墻艾席有不能易地處者豈獨羶易襲哉
外或有所激內或有所靡蓋吾讀北門之詩至
室人之交謫爲之累欷而太息也先生白意素
節皜皜焉珉貞霜潔矣卒完其道而畱不盡之

女直書堂集卷二十五
福以貽子孫今觀仲子之象賢而勸跡也彼以
行歌負薪歎廉吏不可爲者無乃爲未曙厥終
哉孺人釋兒女之戀以廉相夫此其識度視筭
幃者流何星淵也家之興必繇內德茂吾以此
占天大授高氏也夫

鏡宇先生傳

先生黃氏諱全初字性甫鏡宇其所自號也先
世有宋彥十公始居於歙十餘傳至贈公毅窩
先生以文學顯三娶爲李安人生先生先生

有異質見者以爲類其故鄉鮑司馬八歲爲
乳鴨見水文有沐浴咏歸曾點志之句汪東峯
公見而噐之字以女尋用麟經入黌序有聲章
甫間戊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自贈公與其弟
孝廉穉蓑聖文莫究其用先生一旦起孤生通
朝籍以經術著聲人以是知其家學之淵源遠
也筮仕爲浙之崇德令崇德大邑也歲比不登
逋賦至十有四萬催科不勝欲民且鳥獸竄先
生下車因一切以寬大行之滌除煩苛與民更

始講學與賢狶狶如也時當事督賦亟下令如
星火先生念賦不中程則亡官急征賦則亾民
與其使邑亾民也寧亾官力爭于上不可得則
移疾歸歸而奉李安人晨餐夕醴左右無方意
忻然樂之忘其身爲纓冕客矣久之部議注公
南武學教授學羣材官子若羽林孤兒之屬州
卒而課之它涖此者往往厭薄其官拱手竢遷
秩去先生日引諸生獎勸飭厲一時習韜鈴者
彬彬興起奮於異日焉三年遷南京國子監博

士時太學值選貢之途闢四方士鱗集橋門者
多矯矯自異先生品題拔置人人當其材士翕
然心歸以得出先生門下爲幸卽不肖起元亦
先生帷中以文見知者也久之以李安人憂歸
里服闋再補北雍已遷南戶部主事司兌典庫
一切料量勾校亡訛法留都軍餼多冒支主者
熟其弊顧計此曹子衆而驕急之恐生它端輒
中止公毅然以法見繩所省可萬計部大以爲
功先生逡巡讓曰郎第不辭任怨耳何意乃任

德邪久之晉負外郎郎中出督杭之北新關時稅使方耽耽齟諸賈人先生閱之爲爬梳人法之爲蝨媵者賈人賴以蘇課入踰舊額所傳權關政紀蓋實錄先生於奉法循理至斤慎也會內計京朝官部吏有不便先生者兢爲蜚語騰上遂用考功法罷時論咸歎惋先生怡然不屑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吾何爲不豫哉且兒子素旣已上公車天之所以厚不穀者意固有在也斯亦可以浩然長往矣先生孝友自天性居

里日益務所以爲德于族鄰者修家廟築水口白冤苦卹孤孀給婚葬它好施不可勝數人人以先生爲中衢之尊矣先生體氣豐偉厚重自燕居亾情容晚年攻詩文亾它耆好任真推分質任自然其素所韜籍也卒之年凡七十始先生爲諸生時慨然有任天下志力復膳額距謀葬其事皆忤權有力者許文穆每歎以爲弗如居官於人壹亾所俛叩脂韋以故所至多齟齬然先生以道自信卽阨窮未嘗有幾微見顏面

人尤以爲難三子皆雋素以癸卯舉爲榜之第七人才行更著拓業蓋未艾云起元曰余曩者負笈而從先生游睹先生人貌而天質直不阿君子也是不惟有高位且有喆後迨叔子之舉也私喜其臆之一中亾何聞先生解組歸則又爲之爽然自失矣夫積彌厚者發彌長盈爲有道所不處天之玉先生者意豈有在於斯乎程司功之狀先生也曰世不用公天固大用公予外成敗而後知公也嗚呼得若言余可人

生侘傺於生平矣

傲漁先生傳

先生沈氏名鸞子和字松江之華亭人也少孤父庭松公存日不事家人產而好從酒人游家徒四壁立也先生從里博士受經業久不就而獨工書其法以歐陽率更爲師筆力勁挺得其勢見者賞焉於是里之藏書家有秘笈必屬先生手書之牙籤錦軸所挾爲帳中玩者亾慮皆沈先生筆矣先生雖食貧而斤斤守信義以介

特聞里之父老開塾訓其兒爭以招致先生爲
重羔雁常集其門而先生謹句讀厲模範未嘗
尺寸喻也嘗夜從友人飲歸漏下二鼓矣眠其
室有女耦婦坐而績色甚都問之則東家之婦
也以屋圯于雨就先生之室而假宿焉先生瞿
然曰夫是美而姝者無乃以余爲魯男子而思
庇乎哉雖然瓜田而納其履也吾心即可白而
何以白此女亟冒雨投湖上扣羽士之居寢焉
旣寢而夢之帝所授以鞶絲二絢意殷殷獎其

行爲不愧屋漏者及先生舉兩丈夫子文系文
紹人以爲是陰德之報也先生嘗以暇日垂綸
湖上因以傲漁自稱扁其軒曰六物人望之飄
飄塵外有玄真子之風而會徐文貞公與其弟
司空讀書山中聞先生之風悅之跡先生於湖
上順下風而請焉旣見知其有道君子葉拱而
下之惟先生亦謂兩公者異日皆廟廊器非魚
魚青衿輩也于是文貞公爲開館延先生歸而
司校讐事而先生因以發其藏書盡讀之覲覽

女工其室集 卷三十五 三五
日益閎富人不能傲之以所不知矣已而文貞
公與司空踵成進士去猶時時念先生不置數
從蘆漪中起居之間與冊中所載往事先生亦
間與還往然恒務遠引不欲數睽就也比文貞
公居政府其貴顯燁赫一時念吳俗馮寵而怙
勢諸蒼頭廬兒有不若訓者不有人以司之將
跳而越於繩之外於是陳書布幣介紹而王先
生於西塾曰不佞以行莊先生而腹心倚之敬
奉其家以從門以內惟先生命不佞毋相負也

於是先生謂文貞公知我強起應之徐之子弟
若舍中人知先生清介不可干以私靡不廩廩
奉先生約惟謹而先生益殫心竭知以爲文貞
公謀而躬自斂跡踐行市中不知其爲相門
客也時文貞公貴用事人爭走其家至懸纊以
司輕重院道郡邑有因而跡先生願與計事者
先生一切謝之嘗却邑令百金之賂不爲調得
失於御史臺郡別駕以彊項得臯文貞公承風
者將以枉後惠文彈治之先生獨力言于文貞

公不爲齟齬也而至郡苦倭蹂躪諸所以筴扞
圍者媿媿以書言于文貞公廟堂得以核行間
將士功罪無爽算捐已館穀爲徐氏立義塾以
訓其族人諸陂池橋梁有利民者數請文貞公
捐俸成之千里誦文貞公義聲而不知先生陰
有以贊之矣後文貞公歸老田間有修御者至
岡羅其舍中人而先生獨超然免於評論人以
是愈益高之先生雖久館於貴家而耻自封殖
環堵蕭然上海喬生富人子也嘗以千金寄先

生笥中數日生暴卒先生亟呼其子付之其子
不知也感先生甚推其半以奉先生先生笑曰
吾不忍其全而忍其半乎以是卒之日囊無長
物其配王孺人嘗椎髻操作如貧時亾嘖言也
蓋先生卒之時年六十餘矣二子皆以文行負
雋聲而文系與余同舉壬辰選貢仕爲新寧尹
以治行著三楚間所生諸子皆韶秀沈之世自
此將益大

史元曰嚮之契貞廉也必之乎室辟妍野捐貝

者彼固若云九達而祛不搽十目而金不掇出
谷登木可激而成也人競稱沈先生遊朱門而
以貧終以是高修士之行不知風雨晦矣襜結
自嚴霜霰零矣金石如故彼其視魁而顏而玉
帛班而蛩鳴喁喁衆所戒也又曷暇以羶慕者
嬰其志哉彼之粉其題頰雨其渥須視無姝者
曷以語此日吾觀夫新寧之以鴻翼翁于天也
所謂積善不已車生耳者耶余又聞文貞公之
爲相也于布衣而得方正者一曰沈先生又于

逆旅而得節俠者一曰呂需知人善任卒用是
蒙柴不却以母軫于厥家嗟乎若沈先生之礪
非石如石者翹材之館無批參者哉

光祿署丞觀瀾金公傳

金公諱源子長字觀瀾其別號也系出漢秬侯
之後 國初義士仲善始居海陽之中市代有
隱德詳具郡誌家乘中公生而姿顏薦厚動止
殊常大父中泉公憐愛之每食必置座側以爲
驪否則匕箸弗甘也少長不好嬉弄就塾師誦

習勤敏出入里閭見者摩其頂咸以亢宗噐之
矣久之學多所淹通而作字適雅操觚染翰散
朗多姿人謂有元長逸少遺法將從博士推擇
爲弟子而舅氏邵翁間語甥今高才生往往從
胄監起家鴻都虎觀之間魚雅多雋茂士鼓篋
負笈耳目曠遠何事刺促里校羈繫于廣文功
令爲哉公繇是以俊又升太學乃益肆力制科
業以待比而會中泉公物父霽野公哭之喪明
公于是代秉家政矣業本素封其出入非精心

計之未易筴公曩所操習不能亾中奪不得究
其意乃慨然棄去之曰藝之不專試亾謂也且
士之假途以進者故非一徑安能坐事陳觚厭
散儒哉久之奉例拜爵爲光祿署丞自是公名
益著於薦紳間士大夫聞之多願委贄交驩公
者矣公事二親孝出天性喜則極意承之怒則
流涕以解出告反面細事弗請命弗敢行有命
亾弗唯唯夙夜鄰下服勞執事恭篤劬瘁未嘗
以勤爲解得一異味弗獻弗敢嘗也霽野公與

如身直集 卷三十五 三十九
母邵孺人先後病皆焚香籲天願以身代不解帶不如葷者浹旬日操匕進藥餌不窺戶外者三年時選期既迫有勸駕者謝曰吾親疾之弗愈古所稱三公不以一日易者吾安能以絕裾忍吾親家業賈兩淮會有齟齬客趣之往直其事公寧割數千緡予之曰緊我有母在牀蓐間弗能爲阿堵一日去左右也蓋其哭霽野公也毀至滅性然猶以母孺人故勉進飢粥延視息人世至邵孺人之喪公年且及艾矣推剝泣血

遂不有其身卒以是感疾相從歸地下公自謂死于孝得死所矣而人之知公者則咸爲歔歔流涕惜公之才旣厄于勢弗克用而年又厄于孝弗克究以爲天道夢夢殆弗可辨詰云公它爲德于家者甚至喪中泉公及繼大母夏如喪其二親從弟少孤公鞠育而教植之務底于成立安樂患難無一弗與共弟嘗觸臯咎公流涕力爲居間卒得解免已而舉大父所遺產中分授之一不以自私曰吾祖僅吾父叔二人吾父

叔又僅吾兄弟二人耳寧彼肥我瘠以慰我心
乃因之以爲利乎人以是益稱公長者它族黨
之貧者皆倚公爲外府士農工賈服一業以上
有不假公之資力者類甍然不可立矣生平慷
慨好施予公私諸大役若宗祠邑校皆不惜捐
厚貲助成之卽挾筴而賈魚鹽好爲廉賈耻屑
瑟問錙銖同賈諸人有欺匿者知而不忍校或
有以濫費及含垢諷公者笑而曰夫財長物耳
余家自祖父以來業幸不中圯每思世則還當

爲世用奈何身爲撲滿以干造物之禁哉以故
磊落坦夷破恠繫而游于大通高懷雅尚蕭然
自遠吟風弄月浮白呼盧山堰水涯曳杖進履
消搖埃壒之表暇則閉戶讀書評畫論帖當其
會意燕處超然時或彈碁永日揮麈譚玄結侶
方外托游采真人乃知公心精儒術夷迹于什
一秉德行義終不以貨殖控名岩穴多處士之
行若海陽金公者真魁艾者宿人也素任不升
聲馳雲閣豈其卿豈其卿公之卒年僅四十有

六子五人仲曰柯太學生美秀而文能繼公以
亢其宗者也從余游嘗爲余言公內行甚備余
故得而論著云史氏曰昔司馬子長傳石氏不
言丞相慶內史建而第言萬石君彼以孝謹質
行爲齊魯諸先生所遜稱者始于中涓非第以
高車駟馬大其閑闕足爲閥閱重也海陽以財
甲其鄉與夫衣絲躡縞飾冠劍車騎游大人以
成名者何可勝數金公獨持孝謹之行悛悛庭
除間以致其道彼豈賔賔然寺之畏義命是也

以嚮其聲價哉天之大人族也其先必有隱德
其德必首諸孝弟如公之質行而嗇于年天之
意殆將以大羸者昌其胤也太學能世厥家吾
以此知公之詒謀遠矣

真草堂集卷二十六目錄

傳二

上石西州知州中宇吳公傳

吳伯實先生傳

麓泉王公傳

興化守健齋李公傳

方次公傳

疎園先生傳

筠臯朱公傳

大學廡所浦公傳

光祿寺署丞野鶴程公傳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六目錄終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六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弟顧起鳳羽王校

傳二

上石西州知州中宇吳公傳

吳公景明字陽復別稱中宇居士休寧之鳶山人也生穎雋異凡兒甫髫口占屬對語機警捷出而工人競奇之隨其父文林公賈真州會郡邑校諸童子公時年十二赴試連冠其曹士箸

士基之何物寧馨兒一朝從它邑中奪人賢路
爾耶太守曹公心器公而難衆囂因召詣郡閣
飲食之命其子中丞公結交而去已歸試于里
補博士弟子尋受餼廩名大噪先後爲學使楊
公黃公所賞拔嘉靖壬子舉應天鄉試第五十
九人始公自真州還盡發其家藏書讀之涉覽
日富文亦日益工旣上公車所載牘麗甚人謂
公跼足取前茅以進而顧厄數奇七上春官弗
售也偕計吏待詔邸中者凡二十有六年至萬

曆丁丑乃隨牒拜湖廣之常寧令用廉平爲理
不以秋毫自點自魚鹽薪粲外一切取諸宮中
獨好盡力民事邑故多浮惰農有遺利募民任
之予約蠲三年稅又爲立農師勸相之亡何而
草畢墾矣邑軍民錯處民貧者常減稅鬻其田
十軍軍受田而民代其輸所餘之稅於是有產
絕而名輸如故者不給則長賦助償之上下知
其固然莫能詰也而是時上有方田之令公乃
周行阡陌間按籍稽之俾人名其田以輸稅于

是軍之受田者不得更匿賦民困以蘇而武弁
某怙其軍弗善也間公于治兵使者使者悉公
治行斥其妄惟時諸當道業已班公所行下諸
邑絮爲令矣民有辟山藝藍者征之度歲可數
百金或謂公請于監司充公帑可自以爲功公
蹙然曰後世將謂浚小民樹藍之利以階厲者
自我始忍乎哉歲嘗大疫公爲召醫療者不可
勝計死則槥而藏諸中野公响响然撫摩百姓
而法行自近一切擊斷無所諱庭中凜凜胥吏

之舞文者間右惡少年見之不寒而栗直指使
者先後行縣不復問大憝首名曰令旣以治之
安用柱後惠文爲也先是民有爲人殺而尸于
河者賊曹掾捕之三年不能得公至發其姦議
抵臯一邑驚以爲神大豪彭汝礪數買私鑿鑄
錢爲奸利公命尉往按之則毀尉公大怒收捕
論如法居間者百端且以危言怵公不爲動民
之採錫鑛者多嘯聚揭竿爲亂其豪歲以賄啗
所司得置勿問公策便宜六事上之兵使者持

檄錮之游民皆鳥獸散諸亡命以徭峒爲逋逃
淵藪公下教責酋酋振恐終公任不敢主臯人
公又嘗患囂訟以事逮邑之訟師摘發之旣得
其本謀痛繩以法諸倚刀筆爲奸蠹害良家子
者奉首遁矣公故精治爰書所讞無失比而尤
謹大辟平反寃獄弃市謫戍論鬼薪者數十人
隣邑有重囚嘗願卽訊常寧令死且不恨使者
所部疑獄多下公鞠之它兩造至廷者一訊而
決無宿留寃者輒毋令入金矢官舍賓垣積圯

斤贖鍰壹新之暇日召邑諸生課經義又爲新
其學宮邑荒解額且二十年矣至是有與薦者
咸以造士誦公功前間公之武弁以言不行恚
疽發于背公出所載良藥療之問疾者踵接于
道其人瀕死咄嗟自憾吾甚負吳公已仇家欲
得其尸而甘心焉公卒爲護喪以歸人以是益
督公爲長者義概動紳珮間當是時楚之監司
上下課湖南政者卽稠人廣衆中未嘗不以常
寧令爲稱首臺使劾薦者八銓曹列卓異者再

人謂公且旦夕以臺史召而坐不謁當事者從中尼之竟遠徙父老乞留公不可則以公治狀勒石志去思去之日號泣擁車轍至梗不得發公隨在勞苦良久乃去上石西州隸西南夷去家七千里公意殊不欲往客從吏勸駕乃單車赴之道出常寧民之出迎舊君者巷無居人矣時粵西藩臬諸大夫人人喜得良刺史而公念崦嵫之日短蒙瘴霧居蠻方徒自苦耳意邑邑不自得欲以引疾去部使者才公爲援任違限

例聞于朝異爲內徙地而公業解印綬浩然歸海陽矣歸從諸父老徒步游田間倉卒遇之有不知其爲五馬貴人者居恒無鮮衣列鼎之奉非公事未嘗以竿牘修公府謁也公少而學道晚益深有味乎其言常謂顏之卓爾不忘服膺曾之一貫不忘日省晞妙悟而遺踐履樞貌蠟言耳其無與爲質矣居家內行淳至喪王母及父文林公毀幾滅性嫡母王孺人喪哀戚如不勝忘其非已所出也窀穸之事費且不訾不及

弟時損貲佐其急無怙色季亡厚撫其子與子等其子不諛負公帑以逸且有讐言公弗問也而更爲割田宅以居其母若弟生平性方嚴家居嗃嗃終日衣冠危坐無惰容卽溽暑不袂袒持論務引繩墨羣不逞者常肅然敬憚之邑鄉飲主者以其一出爲重六邑士大夫聚族而講德公間與之上下其議論人爲之心屈也所著詩文若干卷大都取暢其意之所欲言所稱天然去彫飾者公謝事歸十有三年至年七十有

三而後卒始公之在孕也所生母嚴孺人夢白衣大士以一兒舁之曰是且大而門已而生公迨公壬子赴試南都逆旅媪夢客有南嚮馮几化爲龍冲天而去者詰朝伺之公適符所夢竟以是年得雋云二子長曰孝標博學工文章翩翩能世其家也與余善

論曰世嘗操綜覈官方之論以謂吏於土者朝士譽之不若其土之上官譽之上官譽之又不及其邑之父老子弟譽之何也鶩聲則彌遠而彌

虛課實則愈暱而愈不可遜也以吳公常寧之
治心于民口于上官而壹不勝朝士之言遠守
邊郡豈所稱獲上治民之常邪秕俗相沿吏因
是以求捷得上官朝士之譽徃徃芻狗其民而
世有悃悞亡華者雖百姓歌且舞之失意當塗
之人有不獲安其位者矣此吏道所以不興民
功所以不旣也公之一辭而退豈謂是乎余故
論次公生平獨詳其所以爲令者以志感焉雖
然有何武之去思雖無赫赫名可也夫常寧之

長壘在公卽位不配德又何憾哉

吳伯實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諱繼美字伯實別號省吾居士徽
之休寧上山里人也先生生而體孱弱甚父龍
泉公意憂之稍長恒念以爲不若其弟繼灼之
豐頤而白皙也大父鯉墩公乃獨鍾愛倍七孫
常曰丈夫子端如山岳之竦峙潔如鴻鶴之崛
舉臞何用以爲病耶受命于天唯松栢獨也玄
冬鬱然吾以後彫儀此兒矣出就外傳日授書

數百言口誦心憶鮮有遺者家人大異之則鯉
公驩為引滿相屬也先生性凝重不好嬉弄家
庭唯諾之節必謹弱冠游南雍同舍生以吳郎
醇厚羣然暱就之時龍泉公揀家政馭諸子嚴
先生不敢以茗穎自表見而龍泉公遠想慨然
所望先生兄弟者大時或督過之先生脉脉居
廷中人亦不知其有幹濟才也迨龍泉公老倦
勤而會有嫡母黃孀人之喪中外事無纖鉅壹

以答先生先生徐起而應之犁然中程無不當
龍泉公旨隴其心者公乃大喜過望謂惟今日
適有以見吾子吾亦惟今日適有以知吾子已
而龍泉公病且革于是呼先生屬之曰美爾惟
家督頰叩之事惟爾司尚慎旃哉爾其代余撫
翼爾弟灼俾究厥志于典墳罔有佚隊余是庸
以後命審訓定女先生泣而受命自是事一切
秉成于先生先生內自惟吾之任事也新所擘
畫者小弗適人且緣號而矚吾後于是外夷然

示暇以整而私握筭推得失至爲之不瞑迨批
析咸中肯綮而又知人善任使以故人樂爲盡
力什一之息常得如龍泉公時先生雖世籍膏
腴而素尚恬澹服食無華侈之好至人以棘請
若饑寒死喪輒蠲貲振之憐嬰兒以無食棄草
中屬無子之家鞠焉歲賦之粟人奴有逸而見
跡者懼且溺水先生適見之亟予金爲請贖其
身丁主其好爲德多此類然耻以是爲名高居
恒謂多積厚藏斥其贏餘以望於具乏者至微鮮

也奈何假是以市義而奪邑中賢豪長者之權
乎它繕道路津梁若二氏之宮費不可訾筭人
誦先生好施予而自視常漠如也與人居溫和
無忤色卽閭里纖兒齷齪瓌語常降心容納之
然至悰寄所在非志行高邈名有道者未嘗輕
與之把臂入林也雖游太學可藉爲仕進地然
託蹤泉石絕意珪組間居暇日焚香滄茗流覽
古今時時招延勝侶圍碁把酒以自愉快足不
其墊郡邑大夫之庭舊令祝公嘗曰五載爲吏

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介然秉子羽之節當先
吾伯實耳其爲名流賞激如此晚而習西方聖
人之言偕其弟泛海禮觀音大士于補陀洛伽
山歸建閣設像以奉身持六齋五戒朝夕不替
壹似有冥契然者先是先生體雖臞而能善自
將其後以連喪子伊鬱亡聊客念亡可與娛先
生者以其生平雅善飲乃競飭尊罍慰勞先生
先生時亦爲之酣暢酒稍過差亡何而瘵疾作
矣自是走善醫者瘵之萬方終不效數年竟以

是卒生丈夫子六人曰競者余門人也官中書
舍人才行尤傑出流輩嘗出其季父灼所爲狀
先生者示余余爲采而著于篇

論曰時俗之侈而競也飾冠劍連車騎出入作
氣勢躡財役貧游大人以成名過則豔之慕說
之否則反脣而相稽矣吳先生澹而不染恬而
不躁獨夔夔然托于錚以處不敢違衆而自予
雄也夫非所謂貞于性者時累不能淫乎孱然
一身耳年躋五十不爲天子孫衆多不爲少信

如真草堂集 卷二十一
乎曲則全窪則盈有道者之所保也夫惟矜與
伐辟諸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東南之美實惟延
州吾知其食福之未艾矣

麓泉王公傳

長公姓王氏名禹弼字子忠麓泉居士泗之天
長人也族本黃巖 國初徙實龍江左衛屯田
江以北遂代爲邑人云長公家世服農間受什
一以經術起家受推擇爲博士弟子自長公始
長公幼穎異髫年彊記過人父壽平公心奇之

曰王氏之興其在此子乎迺自阡陌間徙居邑
以逢掖州萃羣處其中兒子往從之游易與氣
類接也稍長業益就試于督學使者哀然先多
士自是益攻苦力學沉湛丹鉛之思者若而年
而竟阨數奇不第長公念世終無知我者浩然
執高素之操卜築城西馬埠橋架亭構軒日理
嘯咏曰此吾之菟裘也夫錢鏐雖利不耐無荒
年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吾自此隱矣始邑人才
長公者謂瑯琊之裔冠蓋重光淮水湯湯蹶而

復起微長公誰當此符者及其志不就而遐舉人又以為長公能歿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橐有餘不盡之福以詒子孫王氏之興蓋至是而愈益未可量也豈必身饗其報為愉快乎哉迨仲子讀父書以茂才異等貢闕下隨牒登仕版公而後喜可知也曰吾志竟不獲伸而微伸于仲子夫有觴深之淵以虜濇之檻泉出之其蓄彌無涯其流將不可為量數吾之門其代有興者乎吾可以上謝王父于九原矣長公天

性純孝少日母馬孺人善病長公手奉湯藥衣不解帶者十餘年既切過毀幾至滅性已事繼母葛孺人如所自出葛再謝栢椹長公所以喪之者眠喪馬孺人亡以異也壽平公以是大感公孝誓不庚娶生平厲清方之節既以是安衡泌復以是迪其子仲子之尉富陽也勗之曰昔張豕謂尉如人置身矮屋下非通論也令如明道元晦其人也者豈以一簿而挫名邪孺子無事謂枳棘非鸞鳳栖而跼遠志為也仲子跽而

奉教以是日夜自砥爲廉平長公嘗就仲子養
邑父老子弟遮道迎長公具言尉所以治富陽
諸善狀公則大喜曰而以是服而官而父爲而
加一七箸第而俸薄而父不忍數困而擊鮮也
而父且去而歸矣遂不復出久之以病卒于家
始馬孺人有身夢神人口勅一臣自稱神禹撫
其首曰真人降已長公誕遂名之又始生時家
有孕特產如麟一角者尾有火光赫然豕孕而
產若象者毛色皜而修臯公之孝友忠信多自
神人中來勸跡壟畝以詩書開後人其發祥固
不虛也壽平公之言有味哉仲子名遵道今官
慈利丞與余同舉壬辰選貢余以是習長公爲
論著其行事如此

太史氏曰長公善稱詩仲子傳業于庭旣發家
而詩名益高人知長公之爲教者遠記稱其人
溫柔而敦厚深于詩者也跡長公父子悛悛孝
謹行于家施于有政夫誠有所合之云爾乎彼
謂魯衛毛韓詩之細也且以其論著爲祿利之

如身... 卷二十一
路則然聞長公父子之風可以興矣

興化守健齋李公傳

公姓李氏諱茂功字季成別號健齋居士淮南
太師文定公之第四子也文定公以元德佐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兩朝稱純臣所生
諸子皆以象賢聞天下公肩諸兄而肘諸弟猗
猗如也生而穎雋不羣美容止豐下厚幹眉目
疎爽骨隆隆起髮際文定公與徐夫人鍾愛之
每摩其頂曰如此兒何憂不富貴耶比出就外

傳益錚錚有奇志爲文雅正冠一時所執贄而
師者則溫陵賜山許公吳中兼山錢公所同舍
而友者則陳文憲公凌紫厓公陳養觀公皆天
下偉人乃無不重公之品而心折其文也文定
公旣以大魁官詞林材館所延造次多名士公
與之揚扝上下又人人遜謝自以爲不如矣公
旣以博士弟子遊成均婁試京兆不得解人爲
公歎咤乃文定公則謂吾兒以宰相子致身自
有路何用與寒畯爭名唯公雖以才見詘于時

心亦夷然不屑意也迨文定公薨公始以蔭官
中書舍人戊子奉命冊封衡藩故事王迎
恩命蒲伏郭門外使者騎過之乃起公獨步行
揖王而進曰我不敢以天子使而傲藩王
已竣事諸所餽遺悉不受王爲之賦以卒
既久之以病乞南爲督府參軍事往居幕府者或
負其意氣于廷中有所狎侮公獨以慎
其間公起自相門而折節爲謙恭人以是益知其爲長者也已滿考進南京戶部員外郎司儲

事嚴禁胥吏之侵牟賦長者供輸得蚤訖事而
歸已權杭之北新關關故稱脂潤地或豔公公
輦蹙曰筭商車稅政也我惟恐其賦之見淄而
有市心乎奸胥張拱與其徒漁弋司中首嘗公
與得穴以爲利公亟置諸法諸奸乃大窘牙儉
徃徃停商貨而靳其直索之亟則以後償前且
半徵其邸舍薪水費公廉得狀盡斥罷之關市
爲之一清已進某司郎中二載擢福建興化守
興化閩中名郡也公爲治敦大體以興賢善俗

爲先務始至值校士士有藉勢關說者一切距不聽手自爲衡而程量焉所拔者若柯君杲余君士翔輩若而人皆相繼取高第去試牘士爭誦說之謂使君知人能得士矣士有張時者才而貧無先容懼不獲取前茅以進公擢之緣茲舉孝廉居恒歎曰非李公吾能脫穎出耶而公暇日又捐奉入葺學宮構講院走幣以迎見羅李先生集郡諸生而講德焉入其疆仁藝道德之風翕如也已乃考鄉評祀理學名臣八人表

節孝者三十人嘉靖間郡士張光祚張珊檀文貴同魯師亮與倭戰死魯獨得廟祀三人不血食柯氏婦亦以義不受辱罵賊死堙滅且數十年矣公皆爲申請表奏于朝其倡明表正多此類郡有母訟子鞠之實以貧不能具饗殮公憐之給緡以養母子感泣如初閭里少年有以豪自雄者邑令以其情叵測上變臺使者下諸司逮治之已檄公平其獄公太息曰是不過使酒博徒耳何忍生驅之入桓東少年場乎訊之

實無反狀爲戍遣一人城旦春三人杖數十人而釋之蔡承方者諸生也與同邑之長有隙會其舍中兒死長遂誣告方成獄公審死者父兄在也反其牘曰父不執讐兄不明寃以譖口而入人可乎哉出方使復其業鄭東霖之奴殺人獄罪霖而舍其奴以家富有司亡敢訟言白之者公曰奴死人于市霖耳目之未及猥云威力主使耶奴服辜而霖脫蔡任與其黨夜入關氏宅謀爲盜關氏婦覺而呼之關傷指獄獨坐任

死公曰狗盜非剽攻例也夤夜傷指誰辨獨爲任者而坐之死乎併出之林棟下邑人也與侄閃未幾侄被殺求賊不得坐棟死先是案驗者以棟室中蔗刀赤色爲左驗嚴訊而周內之公閱其牘反之曰刀無新斲安能殺人且赤蔗色也奈何妄意室中之藏而以人命爲戲乎諸所平停者上其事臺使者讀爰書喜曰獄更數手寃累多年今藉守得以奏讞可亡寃民矣縉紳先生進而頌公之仁者語相屬公笑謝曰

不佞何敢毀法以縱人但不忍危法以棘人耳
往守有所需問市魁魁則哀之市不予直公令
貿易者自詣府平賈市不知有公需自公始郵
驛衝置馬多不給公豫出帑金贍之行李便焉
奸商擅盜筴之利其直以燥濕爲高下公下令
以畫一示之窮民始亡淡食矣莆壤外與島夷
接戍卒餉歲請于藩司給不以時多枵腹公力
請以期至會倭警卒感公恩亡不願一取首虜
以報者材官龔守忠健將也人謂公宜留以自

衛公曰御倭者御之亦乎將御之陸乎軍書狎
至可先身而後邊圉之急哉卒遣之其明于大
義無恡情如此大計還郡值歲祲甫下車卽振
廩食饑者吏有難色公謂汲長孺得以便宜發
中都粟吾以郡粟救郡民奈何以擅興發自恡
哉苦旱齋沐素服步禱雨隨霑凡三禱皆應郡
士大夫相率詣公謝曰它郡亡雨而我郡得徼
侯之惠于天以霑漑焉古所稱福星幾是乎郡
瀕海有木蘭陂環以長堤蔽濤之內齧者岸崩

公亟庀材築之且諭三營卒俾協力堤以復固
莆民衆地所產不足以食常資海艘轉輸于吳
越間而豪民輒居積以貿于它郡公寬其入嚴
其出民于是家有儋石之儲矣奸民馬明黃良
敏倡種蔗之利以瞽民蔗生則穀死而蔗之利
實不能與穀耦公痛懲之議乃不搖凡公所以
爲郡興利除弊者至纖悉也入覲日學士大夫
謁公以公爲古循吏不佞嘗見班史所載潁川
守卽何能以治行加公是日夕 天子且以璽

書徵公公唯唯旣還郡則念曰吾抱中散不堪
之癖久矣終日仡仡薄書何爲哉移文乞休十
上不報乃謝事徑歸藩司走吏檄公還公不爲
發語吏曰朱轡皂蓋何如角巾野服之安敲朴
喧塵何如六博投壺之趣簪纓磬折何如箕坐
高卧之適哉吾志决矣亟去毋與乃公事公生
平坦衷易直穆然恬慎動鮮躁容至出處之際
明决乃爾人尤賞其高而識者則重有望于公
之不究其用也以公之才識卽不階門蔭豈顧

不可致身青雲文定公不欲以制科私其子而
天道亦若以處盈斲公者何哉且公回翔中外
幾十五年亟抽簪而去第令雍容仕版何渠不
爲儀公銘黃公綰而官止郡守長駕約于短馭
固宜爲時流所深愾矣公天性孝友甲子秋試
值母徐夫人病公衣不解帶者浹旬日以文定
公趣入輶入而心動亟投筆出出則徐夫人已
不能言漏下三鼓絕矣居喪哀毀有加禮踰二
十年而喪文定公公毀滅亡異其喪徐夫人也

比解褐爲中翰賀客填門公感念二人若在初
沒左右爲之愴然友愛諸兄弟備至文定公身
後蔭當爲尚寶丞次宜及公公推以讓兄容齋
公晚以兄轉運公家南徐念之爲廢寢食時度
江徃省輒欣然忘返旣解郡符家居迂奉常公
與兩弟集友人觴咏竟日中外子姪競前上壽
人謂人倫之樂人間未數數見也少而廉謹自
持文定公在政府未嘗以刺通朝紳都人至罕
覲其面辛未文定公謝事歸公逆諸淮上文定

公解橐中裝示公等且曰是中所有皆俸賜也歸將陳之堂上耶抑析之若輩乎公從諸兄後進曰大人生平不私一錢奈何以兒子累文定公撫掌笑曰吾固知兒志特用以相試耳文定公生平往還門生故吏遍天下皆以名行納交公計部時符卿顏公鴻臚張公奉常傳公以清望峻一時尤與公相引重公德器溫如而高情軼世與人處務披肝膽相示碁局酒鎗佳辰勝地徃徃留連亡厭人至以公方車公坐無公輒

不樂而公勝不爭戲不謔暱不私軼之大閑秩秩然也居里不以刺入公門不以役煩鄉曲不挾貴不挾長赴人之急而不自以爲功舊卜築城隅有園曰依綠至是復葺治之日嘯傲其中快然自得及病不良于行而登臨之興亦復不減巾車杖策上下山水間不言欲也里人目公孝友溫恭如有道遠去疵吝如叔度絕口臧否如嗣宗簡易省曠如靖節噫知言哉蓋公致政之八年而後卒卒之日自族鄰及閭閻聞之亡

不爲流涕者長老援昔人私謚之義易公名曰文莊蓋慈惠愛民履正志和質之于公誠有合也嗚呼仕而標祀于桐鄉處而結思于樂社公其可以不亡矣公有丈夫子者四諸孫凡十人皆彬彬然以文行世其家人謂公袁楊之業方有待云

史元曰余自爲諸生卽得從公游竊睹公廩廩德讓君子也而公時時爲客言顧生非局促轅下者余又廼聞之至今以公爲鮑子其後幸得修世講通昏姻蓋典刑時在望焉乃公則已騎箕尾而上升矣追憶曩游余蓋不勝沾沾御李之思也然公行已則萬石之風承家則四知之節剖符則百城之冠詒謀則七葉之光公之所就于人世何如哉卽位不暢才年不永德奚憾之與有余讀公子太學君所述狀涕泗橫集以爲李繁之傳鄴侯不懿是也感公知己爲取其行事之大者列之備異日國史傳宰相世家及循吏者崖略焉

方次公傳

方次公名以巽字子中庚字仲權新都少司徒采山先生之仲子也生而穎拔不羣六歲受書日數百許言踰年而五經略皆上口矣已益博通諸子史集先生心器之顧不欲其捷得名以跼遠志于是年及舞象惟程佔俾扁博士義戒勿得寓目焉曰士不患眇文患眇學良農善畊穫師十倍宋人振苗而冀汗邪之滿車甌窶之滿篝吾不覩夫崇墉比櫛者之饜其志也廼次

公間師心爲博士義輒大中窾會時奏一篇先生默然心許之顧尤屬其壹意績學曰俟而萬寶告成時吾以觀其穫爾次公奉庭訓惟謹久之學益博溢而爲文日益工聲大著逢掖中自郡邑試爲博士弟子已入游成均每校必屈其曹耦太守徐公司成習公負人倫鑒得次公文爲之歎賞不置曰生國士也所謂翩翩欲度驪駟前者邪先生少而從其兄以博學擅名諸生用古文辭傳時義爲學使衡水楊公所異梓其

策文式多士次公接武人謂且旦夕繼先生致
通顯乃屢就都比輒報罷人兢惋惜之次公亦
用坎壈自咤居恒脉脉不得意久之先生官三
品于例得任子次公以嫡當拜 上命然久需
次不欲仕蓋藉資以進非其志也先生旣解南
戶部任嗜秣陵山水暫稅歸軫次公卜宅奉先
生以居已隨侍入里中每先生出游次公必躬
侍几杖間形倡咏次公往往和以進賓客咸辟
易伏其工惟先生亦輾然色喜曰阿龍固自超

也次公于孝友自天性而熏然慈仁以義爲質
在先生與母黃淑人左右歛容屏息以承唯恐
弗當其意母伯兄母無異已所出莊事伯兄而
响响撫季弟子兄弟之子猶夫已之子也室先
後與黃謝兩孺人居相敬如賓客閨門無諍語
善周族黨姻友之緩急一切解紛排難倚藉次
公無弗得當者而正直不阿人皆信而憚之其
訓諸子也萬行惟心生如彼樹藝成實各有其
種未聞以瓜而致豆以桃而召杏者庭中穆然

人欽其風範家倉頭廬兒指以千百計馭之以禮咸廩廩奉約束母敢撓虔自恣者賓客升其堂見左右給侍尊壘卮豆各中程至母爽尺寸無不歎次公綜理之精且善任人也當先生在事時有夜齋五百金斬爲道地者亟麾之去已復以千金進次公恚曰若不耳吾翁清白聲耶而欲以是區區者點之乎自是母敢以賄餽次公者而至鑛事起新都首被其虐時先生則已家食矣次公忼慨激印佐先生周旋監司守令

間力與中貴人爭不可焰賴以少戢其勇于蹈義固如此次公家旣鼎貴其少婚于黃也衿鞶都麗傾一邑而澹素自居衣大布飯脫粟與寒峻等長居金陵貴介多飾車服僕從招搖都市中爲豪舉而次公跋跋徒步行暴烈日中不張蓋也則嘗語諸子曰凡吾所爲守約非拘拘然過自挹損矯而與俗亢也敦朴崇雅有大人之成命在吾惟不能光昭儉德而濟之以侈乎庶幾令後世賢得師吾儉爾一時交次公者皆稱

爲翩翩佳公子而次公顧多感慨壹鬱曰大人
之所以勸學者何也而僅僅用門第爲荒飽耶
父之竟不獲就其志而功次公神姿清峙修幹
雅步性靜而默不苟訾笑于法宜得恒享迺僅
踰下壽始先生年四十而舉次公迨是九十有
二矣與黃淑人俱無恙慟次公之蚤卒也爲神
傷不言者累日客之弔者進而投淚以慰先生
退而隕泣以愍次公已而遞相告也傷哉次公
逝矣斯人也而畀高位在國爲世臣在家爲美
冑而孰意其止于斯也則又起而曰吾何傷夫
夫也敏而好學一德匪懈其年促其行延矣素
仕不升濳德已耀庸忽諸于是私謚次公曰文
恭先生聞之泫然流涕曰甚矣諸君子之愛吾
子也雖然吾何知夫有深畊易耨奄觀銍艾而
奪之命也吾知其能爲吾子而已舉丈夫子三
曰士造士達士适皆馴謹殖學有祖父風
史元曰嘗萬曆戊子己丑間余從吾師采山先
生游卽與次公結縞帶稱兄弟睹次公溫潤而

栗然中飲人以醇而雅正可則斯君子之珍行也語稱長松之下不育豐草先生以道德文章表一世次公乃卓然用學行顯斯所謂泰山之阿實生桂樹者邪昔王丞相喪長豫每過臺門輒流涕曹夫人至屏箱篋不忍視先生得無似之乎雖然有三子者在所以代次公慰先生方未艾也可無爲次公重佗僚矣

疎園先生傳

先生姓何氏諱湛之別號矩所居士晚而更稱疎園園在其舍傍先生所構游息處也金陵多世家官業之盛邇母喻何氏者自先生而外父龍巖公官藩參弟仲雅官侍御史而先生之伯子棟如官司李于是何氏之舉進士者三世凡四人百餘年來未之有也先生深中夙敏多雋上之氣悟解超然顧恒自以彊記不及仲雅乃涉覽所到一無遺滯則仲雅又自言難爲弟矣先生爲諸生時與侍御及張藩參丁也同研席臭味風雲相得驩甚時亦從佳俠者游而業乃

大起已三人同舉于鄉先後成進士里中語才氣高逸者至今並稱之先生筮仕南比部郎治獄稱文亡害已起復爲虞部謹守筮鑰出納惟允暱友爲賈人子關說持數千金爲壽先生麾之去其友後嘗舉以告人人以此知先生之能守官也晉江西臬僉所至持大體不爲苛摘及再起爲浙臬以其地雄繁務以風裁自見如某少卿主使殺人某宦室殲其子某寺僧誘匿婦女爲姦盜衆多以嫌疑辟不肯問先生獨毅然

持三尺繩之一時輝赫有搏擊聲豪右斂手息者遂從旁謠詠之矣已晉藩參治溫處雖以資望當遷殆亦靳先生之才故置諸僻地也會司李以忤稅使被逮浮繫詔獄中事久不得釋先生乃請以萬壽入賀行與以間覘其子至則泣涕慷慨奮言于執政求爲諸纍臣地于是臺省論救者章滿公車 天子心疑之微使涓人調外廷之斷斷者先生懼事且不測乃倉惶出國門已而感侍御之殞于閩也喟然歎曰鵲原旣

毀雉羅方張吾何用戀此金緋爲邪上書乞骸
骨踰年再疏始得請而是時司李則已荷上
恩放歸里矣家居司李左右從之談藝講德托
棕揆咏無不扶持以行今而後喜可知也客以
先生望縣車之日遠太阿之公不立遽戢先生
笑曰吾旣幸稅畏塗吾兒復得生還請室家有
父子于願足矣它復何望哉自是不復問當世
事先生少有風貌白皙揚眉疎秀體弱不勝衣
而神鋒標映共人談辯吐屬如流于吏事最稱

能宦轍所至畫利弊常指諸掌又精心計几案
衣履精好有度出其餘以治生息業猶承蜩也
自從政至歸隱常好慕說天下賢士大夫見後
進有文行者必以齒牙獎成之孜孜不倦生平
喜爲韻事老而彌篤詩近體法盛唐五七言古
法陶韋載在集中者流奕清舉爽爽多俊氣字
法二王行狎書尤道媚所書赤牘卷軸方麴便
面人爭寶藏之碁品差遜仲雅而坐隱自名高
手至白門者必延而觀之長夏終日徙倚局間

目不瞬也園館華曠備林壑之美灌花種樹移石疏沼皆身自部置之所張上元燈若杭之華潤之絲白門之夾紗皆成自名筆先生間召賓客呼聲伎賞度之纓履襍選薌澤紛苾分韻賦詩互相唱和與其坐者悅然若仙游也少耽禪悅取楞嚴中愛談名言清靜自居二語以見志在京師則友黃太史王太行輩在浙則友虞儀部輩相與究竟此事它如赤髭白足之侶若蓮池高原者味道餐風不自知臻之前于席矣嘗

取天親無着一大士所論著金剛經大指縷析而綸貫之以示義學者澹園焦先生爲之序又嘗欲註唯識論未及就而物生而體羸善病中年尤劇恒語客吾餌芝苓多于啖梁肉時然每至臨山水對風月度絲竹管弦恒力疾赴之竟夕無所飲噉風神諧暢依依不忍舍也其情寄高勝類如此晚以病困始好養生家言延接方士講還丹鍊形之事常坐暗室中累月嘘噏導引髣髴若有睹卒無效然先生猶羈縻勿絕幾

遇其真者卒之日神檢夷澹不見怛怖之色司
李以爲是學道之驗也知言哉先生年不及龍
巖公而名位佳子姓埒之奕與繪事不及侍御
而風流埒之年事過之至詞翰之美所謂雕龍
奕世者不知其孰爲父子兄弟也司李紹明家
學而益光大焉方以伉直聲聞天下異日功名
著于圖諜何氏豈徒以科第蟬聯爲鄉國重哉
竟先生未盡之志者其將在是故觀先生于頰
仰聞其作述之大較具可睹矣

史起元曰金陵士大夫舊多束檢押在林下櫪
戶不通賓客嚴冷以爲常自先生兄弟以風華
文雅劑之人謂東山石樓之遺復有存者然先
生要爲有所托耗以舒其逸卽以通人之蔽格
之不爲諱也夫使其刻情修容外徒谿谷自阻
而中多邑邑魚縣獸檻先生焉取是哉先生世
譜宦蹟之大者詳具雲杜李先生志與司李所
自爲狀中余習與先生游辱呼爲小友稱知己
乃掇其瑣事論次之爲別傳姑以詒諸韻人令

如真年堂集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擊其流馥云爾

筠臯朱公傳

朱公諱家寵字承甫號筠臯世家休寧之鶴山里先世多顯者若唐拱衛大夫雲宋司空侍郎晞顏兩淮制置叅議由義漣水令惟肖元學錄燾明處士梅友明府仲全爲尤著二十有二傳至封中書舍人上園公配程孺人夢日入懷而誕公公生至性醇謹異人蕭太史見而目之曰此雞羣之野鶴也甫弱冠才穎突發晝襄家政

夜篝鐙讀所授書已念上園公與世父之數奇產未振也遂謝博士業挾什一從諸父賈淮楚間世父器其才畀以鹺政無何而世父疾公日夕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浹五旬易箆矣嗷呼公前以二孤子屬公公受遺命撫字之稍長代之賈督之肄孳孳焉惟恐負地下其事季父也亦如事世父然旣分勞又不居惠上園公乃撫膺歎曰有子孝友仁讓如是余復何憂其爲賈也自邗江而達漢水舳艫銜尾標其旂曰謙示自

牧以卑母敢居盈之意先是客有負其世父訾累萬緡者公累索之不肯償不得已質成于官然接其人必以禮比庭論負者心折而公顧憐之計其家所有而責償焉族有婦投繯死許於祝明府語連公公面折之已而諭其人曰翁婿至戚也訟何爲者爾造皆泣下引咎明府嘉公之高義降階揖之與定交舟人子侵鹽私鬻者以萬計就執引它舟人子若而人舟人子共奉金百鎰以祈免公麾之曰偷兒自犯科耳忍令

而輩代之輸直邪立釋之衆羅拜而去於是公所居積日隆隆起較諸世父所遺且倍蓰矣稅奄四出螫諸賈人其在淮揚尤劇諸賈人罔不望塵惕息奉頭鼠竄者公慨然首嬰其鋒奮呼當道卒殲元惡舉其部從散遣之諸賈人賴公以安競推公爲祭酒公之陳義在中外者至章灼也而上園公病且棘語公曰昔張公藝同居至九世百忍邪汝公矣濟之忍則人人公藝汝矣公頓首佩之自是友于益篤摯仲弟起家以

貲爲中書舍人季弟負橐賈長沙怡怡一堂不愧田氏它羣從若女嬃兄弟亦亡不鵲鴿鳴而塤箎和也憶祖宗一抔土露而祭之爲非禮捐貲復其舊壠荆廟貌歲時祠焉它如置義田以饋乏廣漏澤以掩骼營堂構以芘蓬顆亡居者舟車所屆粉榆之里在在在口公義舉矣與諸弟同居合息者四十餘載比生齒日蕃乃計貲中析之居恒以三自反明心以兩如之何弭事操寒潭而行杲日人及其父母昆弟無間言也公

雖薰然慈仁而治家以嚴子姓族屬侍側揖見魚魚然正衣冠惟謹入門臧甬林立人事其事亡敢譁者初室曹孺人艾年善病不數歲而逝公垂老念之亡異悼亡時繼室以胡孺人已置諸勝而閨門之內穆若朝典雍雍肅肅如也身致素封未嘗衣絲躡縞爲貴富容郡邑一再舉賓飲固謝不赴諸子援恩詔請拜光祿之命公輟然曰古之人有不軒冕而榮者天嚮之矣而何桎梏而翁耶笥冠裳藏之終其身不一御

有味乎漆園氏之指達觀物外散髮披襟濯滄浪追涼風以自適人有不及或犯之者引車乾唾情恕理遣曾不以是少介介也閒居喜吟咏感時觸事輒發爲聲詩多其習懷本趣存心澄止水應事靜焚香之句學士大夫共稱道之以爲非絺章繪句者所易辦公體素矍鑠年將開七袞步履如恒人一日從廣陵歸遂卧病診其脉絕矣而啓處如常自占不起乃爲垂死吟以自况脫胎有待無常去遲二語壹似有所見者

人聞而爽然異之至怖之際驅使大雅以避怛化公之所得豈易量哉公舉丈夫者三皆能服公內訓以振其家聲長之貞有子曰士泰起家博士弟子儁雅工文章且駸駸取上第去與余善嘗爲公請余評其詩者也

太史氏曰余聞諸士泰公生平多格言可爲世範者謂陰德隱也昔人譬之耳鳴齒之則將以已之美愧人不惟喪其功且媒過此與上德不德言奚遠哉又謂管大夫有言釜鼓滿人概之

人滿天概之天厚我我當厚人毋居薄爲天所
概此則公家崇厚論不得專美于前矣公精計
倪之筴以智筭名所持說抑何樂善篤行君子
也語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公之積者厚矣揚
之青紫滿坐崔之棨戟盈門其足爲公難乎公
侯之後必復其始以士泰占之矣余爲公傳且
以識焉

太學勵所浦公傳

公諱夢暘字晉徵勵所其號也譜云系出仲山

甫之後蓋若以字爲姓而加水千餘年來簪冕
不絕其繇晉陵徙錫山則宋建炎中隆緒公始
也 明興又自邑之馬橋而居前澗遂更以前
澗著公曾大父北溪公大父曉山公父繼山公
代以文行著聲里中繼山公蚤游黌校亟謝去
舉丈夫子六人公其一索而得者也生而雋偉
神宇嶷然自其髫時已嶽嶽有大人志長授書
外傳把卷問字不待教而已通曉異羣中矣居
恒念父以未竟之志閔焉望已吾何賴奮跡章

甫以慰大人而會繼山公爲仇家所中倉皇播
越不暇擇音時公甫弱冠耳徒跣號泣白父冤
狀于公府至代頌繫桁楊接糶者久之事始解
旣歸而繼山公置家政不復問公于是代父揀
之梱以內梱以外旁午沓至公心計而指擘之
井井如也踐更之役無寧歲侮予者時睨其傍
乘瑕以齟齬我公左右枝梧日夕不暇給下帷
之業什九爲斂不復能竟所學遂去而游成均
公雖具衣冠稱園橋中人而初寔藉是承二尊

人驩非其志也客有用司馬長卿以訾爲郎之
事進者輒俛默謝曰公不悉吾要間骨耶安能
僕僕向人爲小草哉事繼山公與母馮孺人色
養備具晨餐夕膳非身自展視不敢以御家或
有它故輒勅家人子母赫張以重其憂說者謂
李臯之入而垂魚出而就理不是過也有疾手
劑湯藥而進其色焦然旣奉諱而哀毀甚素車
白馬之客弔寢門而佐紼謳者毋不人人爲公
流涕而去待諸弟友愛無間言以庶弟蚤失繼

山公所以拊育之尤至卜婚擇傅身任之至受役于邑代輸其費不靳歲時過從引義方規切之務底于成曰弟脫有弗適者如吾父屬續之命何始公生甫彌月卽育于大母華孺人華孺人以故憐愛公甚公亦以事母者事之旣幼而毀瘠踰禮遇時祀未嘗不涕泗橫集也已乃取其兄弟子之女一躬字之擇配而厚其裝曰庶幾以是報太孺人宅宗黨白五服而下若袒免亡不被其禮遇者性喜結客尊疊之奉賓幙無

虛日尤善爲人緩急至生平故人逝者漬酒動輪卽百里不以遠爲解其坦衷質行人皆信之嘗爲人所構于邑貴人已知其構所繇與公釋憾歡然如初而歸臯于所構者歲嘗夜發廩捐賑所全活者亡筭中年家漸闕里人之以產求鬻者趾相錯公諭之曰若置業良苦何自輕棄之無已則倍其直以售爵攸之爲崇也家所畜積盡在灰燼中而所爲行德市義者如平日人以是稱公爲長者公以拮据起家荼苦百罹而

後底于豐殖然所自奉澣濯之衣蔬茹之食不厭歲計所入先以輸國賦而時其餘以供施予晚節始稍飭別墅取優伶歌舞充之躬自度曲以示賞度然亦聊以遣病娛日而已弗深好也公初配吳孺人頗韜子強仕後其貳鄒始舉子萬頃公喜宗祧有屬日夕祝而長之稍長卽遣就外塾每課讀至夜分不倦壬子萬頃學旣成推擇爲博士弟子公大喜撫之曰先世之業賴汝以勿墜雖然丈夫所有事者不止此而之所

以自勗者當未艾也萬頃頓首受命私嚙指目矢所不焚舟濟河以慰吾父者有如日人咸謂公幸有美子將坐食其報而公不及待矣卒之年僅五十有八吳孺人有志操勤儉孝敬相公以成其家拊萬頃如已出待其貳鄒猶娣姒也孺人家晉陵兄弟皆鼎貴其父曰欽官郡別乘封大中大夫以文行爲儒宗學者稱曰崑麓先生

史氏曰士之材志惟所自秉至伸其材而母絀

其志則固有天幸焉跡浦公之敏而好學與所對客者其材豈難跨騰風雲而志豈肯甘老嘸巖之下哉時不副其心至齋志以沒且有子幾見其成不能待是固可爲累欷而深悼也萬頃才具如父能讀其書而尤日夜淬奮不進不已以是酬公未竟之志又何俟筵筭之下乎盛德之符克昌厥後亢宗有子何必其身天之所爲幸公者尤有大焉公可以亡憾于生前矣

光祿寺署丞野鶴程公傳

程公名本初字明性別號野鶴程之以族望於新安也自晉元譚始蓋官茲土而留家焉歷梁陳若忠壯公靈洗忠護侯文季並以勲名著累葉至澤而居休寧之會里元縣尉芝秀乃徙而之歙之臨河是爲臨河程氏入我 明數傳而至公則元潔公之仲子也公當萬曆辛亥間年八十矣會部奉 詔天下高年者得納粟拜級乃受光祿署丞有司因延賓席禮於鄉故人又易公稱野鶴爲光祿公云公幼有至性父賈於

浙以疾歸公扶掖卧起者數年竟卒傷父志未就而終哀毀幾不欲生事母若庶母若伯兄若撫季弟以孝友特聞踵父遺業從外舅方公賈於芝城公饒智筭又得天幸徵貴賤亡不當萬貨之情而廉取其息廉賈歸富往來江淮荆楚比於素封諸賈人又奇公才識尊爲鹽筴祭酒每事輒倚公而行度田役起公董厥事鳩公量步額不減而人不擾公私兩便之公雖權子母游於賈人乃好義樂施聚而能散乙酉歲大侵

有司勸富民出粟賑公自浙運米至二千石中丞周公義而旌其門晚年家居布仁宗族暨於姻里無論諸除道治梁繕宇疏渠之屬廣有蠲助若待公以衣者食者掩者甚夥且忠實心誠信於鄉間或甲乙構訟不休得公片言卽帖服而解以故邑劉侯首旌公名於邑亭在楚城中丞劉公聞其賢引爲布衣交從兄有爲漢陽守者厲操修不輕許可獨於公曰卽賈何愧於儒學憲吳公作公行狀盛言公生平儉行不可縷

指其見重於名流如此而公所樹義之大者尤
在撫三孤三孤者其一方氏孤爲外舅之子京
寶年甫舞勺父病革泣而屬於公公亦泣且誓
曰所不如命者有如日乃竭力左右之堂構丘
壠代之卜築一如已事迄能亢宗不隊其箕裘
則惟公之以其一爲從姪之子觀光父晚而舉
孤病且死矣公視之則令其母劔孤而啼於側
公顧而誓曰若謹視吾必不負若托歲周旋其
間俄有怨家利其產朋暴徒指曰孤非程裔也

寔出我疾欲攘之去母子相抱哭公適馳至叱
曰而糾連訛言發難不有迺公在乎立白於官
詞侃侃而子母得如初其一吳氏孤曰公治公
溥公婿側室之子非公女出也婿以疾卒廣陵
家故殷於財孤稚弱旁睨者眈眈公疾走維揚
命長子攝視其賈事身携二孤歸食之教之朝
於治而夕於溥也浸尋息羨數倍悉歸之而治
溥者皆稱克家咸本德于公昔人言立孤事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微公孰當此者公旣

用治生策拓其世業且流潤庇於姻黨乃委家
槩於子而自適志于山林臯壤間課諸孫儒者
儒賈者賈動稱引古今成敗得失以爲訓其所
自署以爲戒者有曰天道好謙謙則不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識者以爲名言蓋公年八十有
五而卒有子五人孫曾十四人多而且賢必有
出而聞於時以大門閥者公之餘慶未艾也

太史氏曰馬遷傳貨殖侈談君子富好行其德
人富而仁義附焉然其所稱引亦未有卓犖奇
節之士也程公撫三孤以義爲利不侵爲然諾
代人綱紀其胤而自踐初心此乃所謂賢豪間
者邪纓綬之侶參口義烈時移勢非背其初盟
者何限令睹程公所爲不當有泚其顏邪嬰之
後立孤事復見于公德之所培遠矣哉宜天授
程氏之大也

女工正堂集卷二十六

四三

六正堂集卷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二十七目錄

傳三

鄭壽母吳孺人傳

方宜人傳

陸宜人傳

王節婦黃氏小傳

程孺人傳

汪碩人傳

史孺人傳

朱母邵孺人傳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七目錄終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七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弟顧起鳳羽王校

傳三

鄭壽母吳孺人傳

司馬子長作史記於貨殖傳盛稱巴之寡婦清以其家訾鉅萬名動秦始皇帝至為築臺曰懷清以褒寵之范蔚宗作後漢書于桓少君之貞懿孟光之高素王霸之妻之隱逸津津道之所

如真正集卷二十一
以垂範掃筦流潤奩幃者具矣然未有身在柵
內義聲揚于里閭分甘振急恤患揀菑至散屢
數千金不倦者乃今于鄭氏之母吳孺人見之
孺人之族出谿南而其歸爲巖鎮鄭處士公之
元配幼慧淑爲父母所器嘗曰是女也男可以
充吾宗爲擇配得處士公旣行而家殖中落也
孺人盡輟嫁時粧助訾以行賈躬則椎布操作
佐之如貧家女不以勞飭爲解堂上有姑若大
姑孺人以婦易子夙夜奉養惟謹用是各慝其

驩心病侍湯藥亟則籲天祈以身代人爲感動
處士公好客孺人主中饋恒豫飭樽簋倉卒無
弗具者而自奉疏糲菜羹怡然甘之有饋腥及
炙輒以易粟曰是可充朝脯也女流無事坐牖
下安用肥甘爲蓋其率素淡泊如此處士公卒
於客邸孺人哀毀不欲生已復顧藐諸孤而歎
未亡人而從地下此總卹者齟齬者誰爲相汝
於成乃稍稍抑哀強起而綜家政長者命之賈
次者命之儒尋以賈者未有羸而儒者漸長可

習於四方也則歸長者于家而命次者代之賈
孺人雖處門內而洞曉計算揣萬貨之情亡不
中肯綮所擘畫徵貴徵賤高其高者下其下者
卽良賈所不如以故其子之業日起而稱素封
而孺人仁心爲質嗜義好施雖捐重訾無所恡
族舊未有宗祠孺人愀然念曰兒子幸有室居
而棲神無所歲時伏臘欲廣孝而合族無繇也
亟倡族人勸焉宗人有毀其居者呼二子語曰
是同源之派也何忍眦其蓬顛而露處爲卹故
址構屋居焉它自大門中五服親以逮里閭若
姻戚未能舉火者糶之未能婚者助之未能葬
者賻之有以緩急告者貸之畢歲不能度者分
給之歲以爲常不可勝紀也閔火耨者之暴赤
日則架亭以爲之翳經涂有圯者不忍旅人之
出于淖也爲布甌甌徒步者利焉戊申歛大水
歲凶道殣相望邑令長下檄勸賑孺人首出橐
中金一千三百應令以爲富民倡于是郡大夫
直指中丞交樹坊表之且喟然而歎也曰以若

所爲倡自婺媪誰謂不恤其緯而憂宗國者獨魯人之婦也與哉於是孺人之義聲動南國矣孺人天性夷靜喜怒不形于色馭臧獲亦無嗃嗃聲或有眚其篋者覺之佯弗視終已不言人問之曰彼細人所利幾何胡忍摘之令其難施顏面耶其弘恕又如此先是孺人事姑孝姑疾革執其手而泣曰吾死亡所戀所眷眷者獨吾孝婦耳事大姑百有三歲孝如其姑臨訣語吾無以酬汝願以吾年祝汝故孺人年開九十而

視聽步履不損于壯時生平奉佛虔供大士像甚謹堅意修西方之業至年九十八而卒卒之先自知逝期盡出笥餘手賦家衆語人曰時屆矣我將西歸其沐浴我以潔我躬其毋飲食我以虛我腹詰朝合掌誦佛號翛然而逝蓋孺人舉丈夫子者二長曰滂蚤卒次曰夢圃君澤服孺人之教挾鹽策賈淮揚荆楚間居積拓其世業而陳義甚高史所稱陶朱公三致千金再散與貧交疏昆弟者君實有焉所至必與其賢豪

長者相結人稱非是母不生是子非是子不顯
是母慈孝之懿萃于一門縉紳先生所爲撰次
以紀盛事者都爲大冊載在家塾中而諸孫中
有之槃者美秀而文以善治春秋名鴻都所以
大鄭門而顯孺人者其將在是於戲如孺人者
以死矣

氏曰余綜鄭母事考攬遷擘之所稱述以
入孺人鮮有儷者蓋謂富而好行其德在丈
猶然難之曾是笄禕者流而曉大義急公家

若此哉彼懷清之臺毋論卽桓孟以下諸列女
于內則而外行義槩未有聞也以故舉二史而
心儀孺人及覩孺人終事享期願游淨土古之
羽化蟬蛻未能或之先焉則又爲之爽然而自
失矣李宏甫之叙初潭集也于諸媪諄諄道之
有苦海焉有彼岸焉以高邈之結轍同而愉怫
之遵塗異也如孺人之多福多壽而有賢子孫
且于其終也憑大覺以空塵夢彼岸諸媪復有
娣姒孺人者邪大雄氏之言也信孺人者其必

有所自來余不得以世諦衡之矣

方宜人傳

宜人洪氏歛之桂林里人初菴方先生之元配也先生舉隆慶辛未進士翱翔仕版者十餘年學爲名儒仕爲良二千石古文辭爲一代粉斧而問所左右必曰宜人海內賢士大夫習先生者聲跡相慕嚮追勿而慨然想見其爲人間進其二子時化時俊問宜人起居狀因悉其婦德姆訓之詳且以知先生內行修潔所刑于者若

此其篤摯也卽又無不誦說宜人如先生宜人
之生也柔慧有識度大父西源公愛之知異日
必貴因語其父靜所公毋輕字已而卜婿無如
方氏子才者聽先生而委禽焉旣歸益自修飭
以事先生閨門之內肅如賓客諸御盥饋食非
手自爲之弗進也當是時先生方隱約善病且
下帷讀書劬甚不復問家人產宜人身辟纊泮
泮統以佐之間脫簪珥以貸未嘗以茹荼辭勩
也先生筮仕爲陝州守與宜人疏素共砥爲廉

平幣吏以例金進卻之保姆從旁諷宜人宜人
曰嘻夫子之爲政于茲土也所資一勺水耳曾
是皓皓者而以蝨濩黠乎其人自是不敢復言
號地苦旱民抱甕而汲掬掬然勞而少功先生
歸言狀宜人躬削墨爲屮水具以示匠者民習
而便之號之有桔槔也自宜人始也已先生官
南司農尚書郎時與諸曹大夫若當世知名士
聚族而講學賓幕常滿俸入苦不繼乃時有所
須宜人則已儲胥待之矣久之先生中忌者言

左遷守隨州亡何量移永嘉興已晉知杭州府
時先生望實日益著于要所居爲天下華腴地
而清節廩廩橐中亡長物會當以金飾腰帶索
之無有也宜人脫義髻以供之二子長而婚經
費咸倚辦宜人斤斤壹稟于禮度時先生父封
翁在堂春秋高矣母太宜人復蚤世先生生事
甚簡而封翁充然安其子之廉則宜人以也已
先生以病臥郡閣宜人躬扶持湯藥所以事之
者萬方終不效尋得請予告歸卒于里宜人痛

夫子無祿卽世矢以身養地下已復念弓冶之業雖幸有二子在堂有翁室有女一有弗旣九原而有知也夫子其無怳懣于厥衷乃投淚強起而襄大事久之封公捐館舍宜人率二子喪之如先生所以喪太宜人者已又庀材鳩工構室以居二子自先生服官來田屋未嘗有所增置宜人直從閨幃中區畫就之人以是謂宜人方氏五葉中興之主也女丈夫也而持門戶豈不異哉時化以甲午舉于鄉文章德行嶽嶽曹

傳中時俊通敏有義槩美詞翰二女婚嫁皆名於諸孫嘉宗等若而人歲時稱觴上壽人皆以爲榮宜人輒慨然太息曰自夫子之逝也未亡人恒惴惴焉虞弗克負荷賴天之靈以有今日顧自惟念結褵以來所當微顯之遇若露電泡影之相代乎前而不可繫着也夫不有西方聖人之教貿貿者安所歸命哉我將長齋奉佛誓此以終老焉諸子孫其各努力以振先業毋落吾事于是聞之者咸交口頌曰宜人之賢非獨

孝敬勤儉相夫以道玉其子于成也夙識而冥
悟于委順觀化之道壹有會焉此其去筭禕媿
愜者流固已遠矣然宜人雖以持戒作佛事而
足未嘗履招提迹未嘗親尼覲心契其道乃益
密于周身之防此宜人所以動而爲女師也如
是者二十年而後卒卒之日伯子方待詔公車
仲子賈金陵不得與之訣第語諸孫曰吾從而
祖以貴再徼恩命于朝且得見而父肯構之成
今大期已屆不復能忍須臾以待而父若曹第

新祖武諸子婦務協和以克相于乃家吾目暝
矣吾善業已白第條然以往耳如九原有知得
從容絮語家事以慰而祖豈非厚幸言訖合掌
而逝蓋得年正七十始先生之棄賓客也財四
十餘耳道悠算促人有天道僂僂之疑迨宜人
享壽考長子孫伯仲將益拓其業而光大之乃
知天之屈先生者藉宜人以信之委蛇曲鬱將
俾焉蟬煒赫以有茲長世也故今稱宜人者以
爲內德之茂宜與先生匹益徵其祖西源公知

人之鑒爲不爽云

史元曰自昔宿儒魁士負拔俗之韻自踔厲者必有貞順淑懿之婦相與儆戒以激其志委順以適其心雞鳴之詩人拳孿于解珮良有以也先生而有宜人豈非天作之合哉先中憲實與先生同鄉舉往尚璽潘去華氏嘗爲余言于京師以先生父子在同榜兩世兄弟中道藝博聞迥隻流輩余心識而存之居恒以爲得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今獲從仲子游白下復得攷宜人

之遺事論次之乃知新安文獻之盛萃于先生一門有是夫有是婦無是母無是子昔人所頌歎非偶然也異時有如常璩者纂士女以垂憲方來當並以先生宜人爲人倫之標的矣

陸宜人傳

陸宜人者太傅武惠東湖公炳之季女尚寶少卿徐公瑛之配而太師文貞公階之子婦也其先平湖人爲唐宰相宣公裔 國朝成化初祖墀隸錦衣緹騎事 獻皇帝于興邸至大父松

以肅皇帝從龍功累官至都督同知子東湖公益得幸于上貴用事爲大帥權寵赫奕一時而文貞公以大相參國政與東湖公俱直內殿日在帝左右因是相得甚驩約結爲婚姻而宜人生淑慧端靚有異度日者卜其當蚤貴東湖公以故絕憐愛之居恒謂若女不宜字凡子而尚寶公少穎雋風姿朗然照人東湖公目攝之曰此徐氏之騏驎也乃因尚寶公之委禽而授室焉宜人人家故貴倨甚于耳目所覲易

沈修自驕穉結禰之日年財十有三耳而以素稟承祖母范夫人之訓以孝事舅姑以敬事夫子溫清俯仰軌諸內則秩如也文貞公與張夫人亦絕憐愛之以爲新婦以貴介女以貴介婦乃渠能爾是且世吾家張夫人病宜人躬治湯藥以進衣不解帶者屢浹日焚香祝天願以身代處娣姒婉婉無惰容御下嚴而不苛謙抑自將悛悛若不勝羅綺者閨門穆然著雍熙之軌矣長安貴家女生不知絲枲織紵者衆而雲間

以布縷衣被天下卽大家泝泝統軋軋弄機杼
以爲常宜人輒與羣婢操作而前食不擇珍異
衣不曳絲縞服習女紅勞苦日夕不以勸自居
人謂兩公門甲第天下而宜人乃居然有林下
風且尚寶公淳朴哲大義宜人妙年協相之古
稱女士信乎其非兒女子所能及也宜人爲婦
三年舉一子尋以在蓐邁羸疾然猶日彊起治
閫內事會 莊皇帝御極推恩臣下宜人得受
封年甫及笄而翟冠象服稱五品命婦日者之

言信矣居亡何尚寶公以病請休沐歸宜人數
憂悴爲損眠食比抵里舍羸疾遂劇時所生子
猶未晬宜人自度終不可起則令侍人携兒來
前手摩其頂淚泫泫下曰母今舍兒逝矣命極
于斯徒令傷舅姑夫子之心而婦道母儀兩無
所效卽冥處潛壤能無餘恨兒長而有知能力
學以成母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已遂
卒聞之者皆流涕叔舅司寇狀之曰宜人歸徐
僅四年所而孝敬勤儉格于上下其終也哀動

戚黨無間舅姑與臧獲使天假之年徐陸二氏家世必藉以垂示女貞矣人稱爲篤論云宜人所生子曰肇惠長而博學工文章有祖父風且以行誼名公卿間能成宜人之志以慰冥漠者也以祖廕官尚寶司丞與余善

史元曰昔之論士者至修能局于促算壯志摧于短晷未嘗不涕洟咨嗟盡然喟傷之焉其在閨秀貞蕤遽謝景命不融感薜華之易零悲瑤草之先歇卽激義槩而秉雄心亦未有不爲之神傷意折者也然以余觀于陸宜人有德有功有家有子芬紉彤管恩賁紫泥卽金樞甫鏡已蝕蟾蜍而司丞君以鳳毛報烏慈以螽斯符鶩夢宜人爲年也多矣粟以有子而茅室祠以無枝而偃山修短不齊榮瘁相遠宜人不年又何怨焉司丞君爲余言不佞生甫十一月母卽棄世卽聲音笑語都不復可記憶以是感愴幾不欲生嗟夫此仁人孝子隄惻之極思也君益以其不忘宜人者身效之可永亡憾于銜恤矣

杜母周太孺人傳

周太孺人者光祿署丞杜公獻璋之配也杜與周代爲華亭著姓而孺人之父雙泉公尤以氣誼爲鄉里祭酒光祿公王父平梁公故用倜儻好施予高義傾其里中人與雙泉公雅相慕好而會光祿公生少有雋聲其父承德公爲擇婦平梁公曰若欲求爲兒婦無如周公女賢且其年均敵也必往諏吉而委禽焉雙泉公亦謂其媼繆碩人吾熟杜公之爲人長者若子賢若孫

必賢是宜歸吾女遂締昏焉孺人生而明婉有志操稍長益慎愆聲不踰壺趾不踰庭周公與碩人憐愛甚嫁之日猶持其踵而泣曰自而身而上遞爲姑者凡三世爲婦難爲三姑婦尤難吾晰兒之習爲女也猶祝兒之習爲婦也乃太孺人入門則莊事其姑顧安人隨而日侍于祖姑楊太祖姑徐之側無不有以中其驩者惟三姑之稱新婦賢亦翕然若出一口矣久之承德公厭家務析箸以居光祿公光祿公則一切以

昇太孺人俾代已爲政而日置身于師友圖史
間就其志固謂太孺人之材能勝其任而媿快
也太孺人每晨起輒課耕幾何織幾何核錢穀
薪芻出入幾何不中程不休業是以日益息光
祿公得壹意工博士業無囊橐憂入其室而見
夫米粟之盈于廩也絲枲之盈于筐也甘毳洗
腆之盈于親舍賓幕也取之隨給篋弗應者慨
然歎曰微若婦也者何以安吾親微若婦也者
何以安吾身自是益不復問家事而太孺人所

以相公事其尊人者益婉婉曲得其心迨三姑
相繼卽世太孺人相光祿公秉于禮其擗踊悲
哀聞者爲之飲泣久而念澹修醴醢不得如曩
時手以奉三姑涕淫淫如綆糜未嘗不投箸而
起也光祿公之爲諸生也久厭而之成均顧挾
藝不售妻躋名場時承德公解浪穹令歸老矣
趣公隨牒拜光祿寺署丞爲郡邑羔雁地非其
志也意拂鬱無所托耗則時從諸酒人游以自
廣大孺人每聞客至嘗豫治具以待之俾得盡

客驪或時公欲有所賑貸謀諸太孺人輒傾帑以奉公又嘗病所居隘念欲構以潤之而訾不副太孺人出女紅之息佐十築甫載離寒暑輪奐具矣既舉子中秘君開美念其單也數進良家子娛侍光祿公已而舉一女愛之踰已出凡所爲順以適光祿公者多此類而公顧時時彈指自咤老驥參覃迺竟以尺組絀千里足耶居恒多侘傺太孺人從旁譬解之不醜竟以是捐館舍太孺人慟哭不欲生思相從地下者數矣

時承德公在堂厲辭色喻之曰若不念逝者之上有親下有子乎空以其身薶螻蝻而以俯仰遺逝者亡窮之憂甚亡謂也太孺人乃拔血彊起而視事承德公生平嚴鮮所可獨內賢太孺人以爲吾昔幸有兒尤幸有婦今兒不幸亡而婦幸存是亡者不足喪吾存而存者所以爲不亡也蓋安于太孺人之養者十有三年而後卒中秘君旣孤而博學工文章有聲諸生間太孺人踰篤愛然不忘訓督曰而祖才而僅策步公

車匠父才而竟跼足胄監而何以恢其未竟之志哉中秘君以是挾策待試橋門久之亡所遇會天子詔所司國子諸生得以貲官秘書郎中秘君以從父漳州公從吏故黽勉而應命太孺人撫之忻然曰吾始望而不及此雖然木天清閔幸得執筆橐爲天子從官孰與俯首而角占畢之業兒其勉旃自愛已以中秘君扶持之京師中秘清秩月俸不足供旦夕太孺人督刺緹以佐之賢士大夫習中秘君名行者車轍

填門人人結交頌義去已覘其家法得諸母訓者爲多又相與咨嗟而太息於是太孺人之賢大著縉紳間矣已中秘君奉使過里念太孺人春秋高不宜久去鄰下此報命旋請急歸歸而跽稱觴爲壽太孺人掩泣而言曰吾不自意後而父二十餘年以生今篤老幸得見而之有成也而今而後吾母子得聚首一堂卽菽水以供吾爲而甘之矣先是中秘君嘗闢蘭陔堂以見志至是日奉太孺人遊其中含飴弄孫陶陶

然樂也如是者數年至丁未季冬以病終時年七十有三矣遺命出其笥中襪含諸飾以歛則未五十前所製以藏而待盡者也生平無媮衣鮮食之好一幃至十餘年不易中秘君嘗具綺縠進之此老啓篋猶若未嘗被體者而獨慈厚好行其德諸姑娣姒待之恩禮備至有貧者必爲具衣食以資之歸寧而過故里里中媪呼婦稚相迎太孺人人人爲勞苦分棗賦粟而出咸大喜過望以太孺人爲親已臧獲之矣俟饑寒

畏憫恤有加焉以故人懷其恩而樂爲之用居京師日追冬苦寒則遣豎伺于門有丐者饑則粥之裸則襦之賴以活者衆矣其爲德于家如此始雙泉公家故積高訾二子與太孺人異所出有謂產當與二弟中分半者太孺人面赤謝之去已長弟天其子幼雙泉公提囊金數百委太孺人曰俟其孤長長而歸之如舊封識人謂太孺人之氣誼類其翁爲長者迄今杜周二氏論內行者太孺人爲女師也

論曰成周士大夫侯公之妃類緝身砥行動止以禮鬱閨門之化以相王道于成蓋教之所漸俗之所流其習不得不然也厥後士大夫之澤飭于仁義道德者鮮矣何有于厥家今觀太孺人靖恭慈儉不弛不騫軌諸內則狶狶如也其習居然邪抑性闇與道合然邪不然驕怙而參閨闈之常有勦跡于身協相于家焉若此哉中秘君悛悛質行淑慎爾止而母苟訾笑醜夷不爭壹似有所穆然而深思焉者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是孝子之行也太孺人之所以爲教于家者其效可觀矣

王節婦黃氏小傳

節婦黃氏父曰南城太學生汝進歸王生士堯故司理惠州棟之孫也太學有行誼名能文章娶張文信公女孫而生節婦甫七歲教以論語毛詩孝經列女傳諸書節婦淑善而慧輒能了其大義未笄而母蚤世事繼母依依膝下忘其非已所出也繼母啣育愛之亦忘其非已出也

此婦士堯能養舅姑得其驩心待諸姑若姊妹
恭順有禮梱內外亡不稱其家法者結襦之七
日謂士堯曰丈夫生而志四方門左之桑弧蓬
矢所以識也古人辛壬癸甲慮惜寸陰奈何效
世俗媿媿房巒中必彌月而就塾哉士堯爲之
竦然以攻苦自勵久之感危疾節婦所以扶侍
救療者萬方終不效旣瞑節婦哀號擗踊誓以
身殉地下自經者三得人而解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姑與家人更迭守護之甚苦節婦乃拔血

言曰死而從夫于九原吾事也抑何敢重傷兩
辱人心雖然未亡人有成言在直旦暮蜉蝣天
地間耳死而有知也將以尸視焉於是強起營
葬事而舅姑更憐其少私冀久之意稍緩可以
情奪也歲餘有貴介子熟其節行容德紹介求
配者舅姑婉詞喻之曰極知婦苦志顧所以爲
兒者至矣噬嗑之景莫追薜華之生易萎奈何
忍不一更駕而徒自苦爲節婦聞而嘖曰天乎
予惟不蚤自決以及此也雖然未亡人其敢愛

死抑死而更詒舅姑以失言之悔其與不死也
能幾何自今以往其母以饗殮累舅姑而姑取
諸吾父庶幾可以待而旌吾志乎於是縞素深
居趾不踰闕家人時左右從旁寬譬之乃節婦
則已慘而抱重疾不欲久恩人間世矣久之汝
進將肄業南雍節婦垂泣而別曰父遠遊幸勿
以兒爲念兒不死而及父歸猶兒在也汝進聆
而灑然異之居南雍數心動七月家人以其訃
來則前兩月逝矣汝進哭問狀先是節婦四月

中語其姑曰婦必以五月死願舅姑自愛手衣
服簪珥之屬以進於姑又哀其父所給之羸爲
含歛費且曰一旦不諱勿以累舅姑汝進聞而
涕淫淫下也曰傷哉吾女之爲節也何辜于天
旣蚤奪其所生又夭其所事且不使之年乎女
之以死殉夫也計其志豈不怡然自安顧徒使
舅姑與父抱蘭摧玉拆之慟抑何神理之荼酷
至此極也則又曰賢哉吾女之爲節也以女則
孝以婦則貞以明節則果而不渝以赴義則從

容而不迫世之磐葦改鞞者母論慷慨一決計無復之孰與紆徐畢命上母傷厥親而下終所戴之爲無遺憾哉於是學士聞之亡不感激誦說節婦之行者而余爲採其事著於篇

史氏曰昔人論士非死之難也所以處死則難矣余謂必死然後可以論其處不死而何以處也持達節觀變之說迂殺身成仁之美此媮生者所爲巧自托耳然則處死難而死亦何獨易哉跡節婦之無血胤不可不死有舅姑在可以

亡遽死惟不遽死而卒歸于死節婦之處死誠有道存焉余觀汝進爲人好義而聞道能以其教行於家於戲節婦之爲節也有由然矣

程孺人傳

孺人之夫曰季玄汪太學其氏系出歙槐塘之程曰太學家楨者是爲孺人父崇德令吉陽公其大父少司徒午槐公其曾大父也孺人婉靜端慎生而有之習女紅內則諸儀嘗試若素嫻者時其母婺也而治家嚴斤斤飭梱教惟謹孺

人日夕稟承郝下儼然母而師事之矣蓋未及笄而族與姻知其賢以是汪太公熟而爲季玄委禽焉歸季玄之浹月姑患瘍且殆輒解家棟以授孺人曰爾其于予治已而私察之諸筦鑰出內有不中程者乎庭內有灑掃不蠲滌者乎事有柴池不理者乎臧獲數百指有跳於繩之外者乎亡有也姑則大喜吾始以新婦少衆易之不謂其爭達乃爾也居室中其事舅姑者若其事父母者其禮諸舅諸姑者若其禮伯叔父

母者其遇娣姒者若其遇兄弟者以故入其門稱孺人之賢者亡間言舅姑曰吾得吾婦猶吾子諸舅諸姑曰吾得吾猶子婦如吾娣姒曰吾得吾先後猶吾兄弟也燕爾之冬季玄以父命趣之廣陵其行趨起孺人覺其意莊語之曰舅以鹽策在外故緩急勸君往君奈何戀戀惟縶之愛而忘丈夫所有事邪其亟辦嚴以行季玄於是怱慨登車去季玄攻古文辭好沉博絕麗之文而雅游三吳間意不能亡佳俠好孺人

思因以弛也語中從容進曰五都之地日玩心
移往而不能出者衆矣曾是抗心師古氣凌千
載者而與裙屐少年伍徒耗日月於耳目間哉
季玄聞之爲竦然厲其意季玄性通敏喜賓客
每食客滿座諸擊鮮豢酒瀹茗滌器自晝而夜
不休孺人應之終已無倦色季玄以是益多遊
長者而孺人恒過自抑損以須生平自歲時問
餽外一錢不以私母家至族鄰告急者雖積無
餘羸推季玄指贍之不忍拂其意矣蓋孺人之

歸于汪者十有二年而賢聲大著人謂女德宜
壽而多子亡隄孺人者而孺人顧不宜子常一
免身得雄矣未幾而殤後連產者五皆女居恒
意常鞅鞅季玄篤伉儷爲不置媵以待之而卒
亡子以是孺人愈自恚久之又舉一女遂勃窣
成疾而意不欲令季玄知重其憂會季玄客廣
陵孺人臥蓐且三月矣疾革始微示其母曰兒
與婿結髮爲夫婦今不得一訣而死命也可奈
何它固無所恨六女之呱呱者誰恃乎長逝者

魂魄抱痛無窮矣久之遂不食將瞑聞人語忽
微問諸女曰是而父來乎其未耶左右飲泣不
能應已命侍者扶掖起坐東望長歎而卒卒十
二日而季玄歸其夜夢孺人鮮不正容與相勞
苦如平生已指所積示季玄曰而妻亡俾知能
而妻也季玄驚啼而寤已携諸女抵室中見所
封識肩鏑宛若夢中季玄於是大慟嘯曰天乎
何辜于天而亡吾妻雖然吾妻亡矣而有不可
者存夫吾而可不亡吾妻惟吾妻而不可

於是乃手續其行事足備相則者狀之請雲杜
李太史爲志銘而納諸窆中以永孺人

史氏曰昔人謂膚敏博達之士必有懿淑之婦
相與委順其志而勸其成以季玄之英時絕俗
而孺人爲之婦卽雞鳴所咏何以尚茲令居方
攸悼亡先咏依然松蘿之纏而起薜華之歎穆
然琴瑟之好而劇釜炊之夢豈不痛哉太史公
有言能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又或不能終其
身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季玄卽欲不亡孺人胡

可得也余旣傳孺人而又爲此以廣季玄以季
玄之才孺人婦之旣已得所天卽稟命不融亦
復何憾而季玄方且博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世
士骨未冷而聲銷響沉者何限乃孺人以閨秀
得之彤管不枯貞蕤常在嗚呼孰謂季玄之不
亡孺人爲情使哉

汪碩人傳

汪碩人者新都潘公之屏之配也汪系出叢睦
以膏腴望其里中而碩人父前峯公者家素封

多長者行中歲艱子再育而得碩人以故憐愛
之絕甚而碩人幼穎慧凡女紅之事經目輒解
試爲之又輒工且程藝欲出它人先自毀亂時
家人偵其能爲婦矣隆慶初江南誤傳有 旨
遴良家子入掖庭者民間皆先時而婚于是碩
人年十六矣于歸之日祖姑而下咸幼之而碩
人朝于堂而夕于室狹狹然毋爽度也時王姑
秉家政以節儉訓御下嚴如束濕薪碩人少長
羅綺刺促疏散無瘁容時時候伺顏色取進止

王姑大安之尤善承姑志婉婉不啻如女姑明
恕慈仁顧視新婦姁姁鄰前亦無異其女也舅
與叔同居而析舅欲割先產畀焉顧嗾嗾然虞
弗繼碩人出奩金五百佐之叔厭其意而舅得
全有先產人謂碩人不獨善處舅兄弟之間慷
慨捐重貲卽丈夫子難之矣姑疾喜茹澹娣數
以素饌進碩人諷之曰姑病也而薄其味舅或
食不甘而損常奉將尸饗之謂何請得分日而
爲具焉舅益爲加七日吾不安于甘毳之供而

安于子婦之善養吾志也潘公生平恂恂自下
帷外一切無所問梱以內碩人畢綜之而公學
旣成師友日益進當是時解珮問遺所至無廢
禮碩人之內助多焉居恒言婦人好妬越禮招
之耳小星寔命吾亦務存其體可也妬何爲哉
故嘗置媵侍以執中櫛至公所留一盼者孳孳
厚遇之無色忤也生三子斯克斯亢斯彥皆有
雋才列膠序碩人所以教之者篤摯而有法人
以爲姆訓肅于義方非碩人宜不及此生平衣

椎布飯脫粟而歲時祭享必豐潔盤飧之奉賓幕饋姻黨者視常數有加焉體素羸所舉子女不能自乳令他母乳之其解推以厚所乳卽皴膚節腹不彘吾不忍媵人以生吾兒其他慈愛多此類也碩人年甫三十而稱姑望五十而稱王姑其子姓振振滿前適志甚而季子彥以暴殤長婿少婿繼殞季女又如之已季女之所遺穉女者二其一又如之已彥之婦又如之碩人大傷崩剝不可忍遂感病病且數月醫療之萬

方不能起病中日爲永訣計出其璣珥以授子婦若孫婦它璫珮掃櫛之類以授保傅乳母若隣媪之來視若無告者戒諸子曰吾生無復留恨所介介者舅在堂不能終養夫在室不能終穀耳存心無忤禮義不僇畢志黃壤當復快然兒輩甚母禱祠作佛事爲吾安祈福也奄然而逝潘公日撫其子哭之慟曰嗟乎空同先生有言余妻亡而後知余妻也余恃而母以自逸且將終焉薄崦嵫而失之豈非命乎而母而有德

譽蓋亡也而有不亡者存余垂老而失其相不
亡而乃亡矣

論曰余友潘君景升碩人之夫之從弟也狀碩
人內德甚具而文特麗雅足以不朽碩人至言
謝豔粧易素布類少君德耀供二膳持一心類
姜婦龐趙婦禮修三徙一饋類孟陶二母璧殮
文酒類僖負羈山公妻娣姒雅親重類鍾郝二
夫人婦德不踰閭閻挾一至猶難之碩人胡以
淳備純懿至是哉跡碩人未嘗辟呬女史內則
而動與古合豈非崑岡之孕必韜明姿新甫之
材自挺高節乎謝太傅稱其嫂曰恨不使朝賢
見之今碩人得若狀而懿行益章碩人足以不
朽矣

史孺人傳

婦人之德故不踰壺展如之人克相維允焯焯
者彤管耶爰賁而隱曾徽音之莫愆而以災賈
作史孺人傳

史孺人者姚江太學沈君之配少司空雷門先

生之冢婦而故開州守裕菴史先生之女也太
學君生而穉齒孺人之年相若也時雷門先生
守南天官尚書郎史先生爲宛陵李數以公事
之留都相見驩甚因就而委禽焉史先生故煦
煦孺人難所字其字太學君也則又其以才相
若也自是而壺法若女憲靡不敦悅而研味之
矣太學君蚤失母久之孺人亦失其母史先生
方廻翔中外二三幼子劔于旁呱呱泣宮中虛
無人史先生不以爲憂曰梱內之政有女在二

三子無母而不憂無母也曰有吾姊在也從而
之澶淵史先生無祿殲于火孺人踊而號籲天
願以身代然終已亡可奈何則赴火以殉之保
母持而泣曰母爲也積胡以歸藐諸孤胡以育
而空以身爲灰燼誰則尸之孺人唯唯拔血而
任事時史先生所受官俸餼左右有以自私啗
者孺人曰呼是劫灰之餘也弱弟之饘粥在焉
亡親而以爲利乎悉記籍之以授弟旣筭而歸
太學君以貴介女爲貴介婦汰而驕人情乎乃

孺人操饘饔而親泔泔肅如也朝于舅姑而夕于夫子婉婉如也雷門先生與姑夫人乃大驩時太學君旣以高才著聲紳佩間益攻苦而力學孺人陰左右之日求醇鮮夜篝鐙熒熒以佐讀太學君間從友人飲則正色而誠務折之以名儒太學君常改容謝時有所決策約之事變經式斷斷如也太學君甚幸以爲得一賢婦勝得一賢友以是偕老當終身無憂內顧云不幸年二十有三而卒遺一子曰之鼎方數歲太學君乃日抱其子而歎曰吾聞之內德有三不祥驚者不馴忌者不廣汰者不共死之徒也孺人無一于此宜不死而竟死何哉輒泣數行下益傷之也然人或謂太學君方將踵雷門先生顯于朝孺人得婿如沈郎卽蚤死可與史先生含笑地下云

史氏曰古稱蘭摧玉折豈不惜哉孺人一婉婉質耳澶淵之變至欲以身蹈之抑何皦然與秋霜爭烈也爲婦而善修其夫蓋有古雞鳴之風

如身直學集 卷二十一
馬德不引年太學君之黯然而神傷也寧獨情
鍾奉倩爾矣嗟乎人患不爲蘭玉爾果蘭玉卽
摧折何悲哉有以也夫漆園氏之鼓盆而歌也

朱母邵孺人傳

邵孺人者休寧朱紫里邵翁之女而霍山朱季
公之配也邵翁室于吳生孺人生而婉婉
端靖父母特憐愛之稍長習鞏絲女紅嚴格以
理擇辭而說焉趾不一錯戶外年未及笄家人
已識其爲閨房之秀矣會是季公父封中秘公爲

兒重求婦念家世與徽國文公同祖自唐拱衛
上將軍而下蟬聯美胄千有餘年婚娶皆名族
惟季也良非窈窕淑慎誰可與室者久之而得
邵翁其家自宋奉議公由淳安徙故以膏腴甲
里中而女又賢甚因願爲季公委禽焉御輪之
日當隆慶之丁卯孺人年十有四矣時有嚙言
官將差擇良家子入掖庭者以故季公先時而
昏廟見日家人少之是孱然穉者胡以辦爲婦
也乃孺人事封公與姑程太孺人一切佐餽聽

命唯謹退而處私室治井臼薪餐絲枲組紉滌濯潘醜之事雞鳴起爲布衣操作而前尊章聞之喜以爲婦稚齒也而善居室若是是終當佐季子大吾世云其相季公也肅穆相莊未嘗以態狎聞以內不聞有譁謔聲季公少卽挾策爲楚游數載乃一歸覲孺人第用職事相勞苦不以兒女情私媿媿也季公以是安爲賈僦然無內顧憂與諸娣姒處常斂躬曲體下之得其驩心罔或若反脣相稽者時封中秘公閨門之內

肅若朝典孺人間從諸娣姒雁行進受訓于庭輒婉聽謹志之如是數十年如一日迨其舉三子也雖吮育甚至顧念而父有四方之游孺子得母以姑息荒于嬉甫數歲卽遣就外傳授書夜歸常身自課督之居恒敦諭吾聞諸而父云爾家上世簪纓踵沓今卽以貲齒素封典刑具矣孺子奈何不蚤夜自勅厲墮其家聲而煩嚴父慈母之拳拳乎諸子以故皆廩廩學知嚮方無異日環侍季公前則孺人以也始孺人爲婦

時家道猶未充後貲計漸廓置矣而孺人不以富驕習美飾燕屠服麤疏數澣灑不忍棄珠翠織纈非大慶會弗出諸笥祖廟粢盛賓幕滌瀦務溢恒品而躬食鮮兼味時時飯一脫粟而已吳俗競修口體之奉工人乘其好往往月異而日新孺人自執巾櫛至居家長子孫獨泊然無所嗜人謂締兮綌兮服之無斃葛覃所咏孺人有焉程太孺人故善病孺人與娣姒旦夕在側侍湯藥敬抑搔之久而劬甚左右或謂孺人年

垂老且幸有人給侍何自苦爲也孺人曰否否吾幼卽奉太孺人以居中間更艱辛者數矣常以不得終事太孺人爲憂賴天之靈得至今日太孺人又不良食苟身之不贖扶持黽勉何云瘁乎至丙午之孟春太孺人疾轉劇孺人度終不可爲日號泣籲天尋感病無何姑無祿卽世孺人擗踊悲哀摧剝萬狀伯子之儒念母病不勝毀長跽寬譬之終不聽病日益亟垂命之際神色穆然語伯子曰吾幸得從太孺人地下死

亦何憾獨而父遠游勢不能待耳而兄弟善事而父勉立功名母踐非禮母貪非義母以富貴驕人惟忠與厚可以長世小子志之吾目瞑矣蓋後太孺人物十有七日而卒族黨聞之皆流涕歎孺人之死于孝也得年僅五十有三所生丈夫子三曰之儒之儁之伊女子三諸孫若而人婚娶詳官諭朱公志中季公有才行之儒授按察司經歷爲人孝友能佐季公以大其家者也嘗手次其母之懿行爲狀余故尋而論之

論曰昔班昭之著女誡也曰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跡孺人之行事與其所以訓子若婦者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婦日省不忘自知警惕參諸遺令古今人豈相遠哉傳曰女子之行于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又曰夫婦和者家之肥此孺人之所以大有造于朱也展如之人天使不年夢白無金季公得毋悽然凡儷之重乎夫有臺幕兄弟之

亢宗在季公可以抑而悼亡也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八目錄上

行狀一

先中憲府君行狀

奉訓大夫南京戶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

事員外郎述補先生華公行狀

應天府府丞毅軒周公行狀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翁南

呂公行狀 代作

封文林郎浙江金華府蘭谿縣知縣程公

行狀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八上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弟顧起鳳羽王校

行狀一

先中憲府君行狀

嗚呼天不弔府君不年棄我藐諸孤煢煢焉怙天不亡諸孤而亡我府君亡府君卽諸孤亡矣癸巳冬府君奉命再守寶慶挾孤貞而行元等奉大母居時府君彊飯神王也四閱月而府

君不良食再閱月而府君無祿卽世計聞孤元
辟跣而奔奉娶歸茲將啓女山之阡而窆焉深
惟昔人有言不朽者文與其盡傷寧沒沒也馬
鬣之封何以覈諸無亦惟是梱以內梱以外宗
老爲政輶軒所至吏惠民安輿人爲政稽信信
久斯在二者敢卽圖之惟顧之先代居崑山曾
大父方竹公少孤鞠于張從徙南都蒙其氏大
父封中憲公大母恭人劉繼吳府君劉所出也
生而徇齊岐嶷曾大父異之拊其背曰兒其大

吾宗乎五歲入鄉校十八歲入郡校爲諸生攻
苦庚午舉于鄉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雲南司
主事時江陵秉政法吏吏旨往往鷹摯以爲功
府君緣情傳法手削牘奏當成亡不人人說服
者司隸京兆諸所刺非違重且難悉質諸府君
丁丑同舍郎疏論江陵不奔喪江陵遷怒偵其
曹耦願得而釋憾焉府君操潔清無所中已遷
廣東司員外郎貴州司郎中九月大慮囚府君
署有所縱舍牘上江陵弗驛也夜漏下三鼓使

問尚書囚臯狀尚書屬府君往至則具言囚不當死詞反覆甚辨江陵不能奪而罷時尚書爲滇嚴公清才府君可大用自是事不決者必以咨府君尋以大父喪歸服闋除刑部江西司郎中時首揆門下客有以私謁啗府君者府君曰集于苑乎寧集于枯也謝不往甲申冬遂有襄陽之命襄巖郡也久旱疫大起死者以谷量府君下車首議賑卹卽日雨如霖癘若驅諸竟來牟若揭諸塗中州流民數萬卽食糗當首善

有它變府君爲具糜餼之已又給錢穀遣歸故郡府君旣久于法曹明習律令判決若流水下教務與民休息皂衣之吏莠政莠民者輒抵臯郡中肅然府君所持大體而已不毛舉久之政化大行部使者行部至郡必以治辦最府君三年而有鄖鎮亂卒之事襄鄖比隣也素苦監司嚴卒且生心期有日矣城中洶洶大振恐府君召千夫長百夫長諭之曰鄖士亡故而脫巾罪在不赦若何以衷效辟一軍聞之皆帖伏當

是時制府絀監司毆兩郡倚府君若長城云已而詔逮鄖卒首事者三人泣殺于襄民間蜚語鄖卒且下甲劫囚去城中又大振恐府君曰不然業已出而復劫之非情且數百人踉蹌孤城中易耳必不敢越而虜吾地第命游徼遠眈之而趣行刑迄無事往襄民隸王府者有臯跳而匿王所不敢孰何王雅重府君數戒校卒舍人兒母骹法有犯無敢不卽訊者郡事繁府君卯而出酉而入以爲常而時時引校中弟子

員教督之始操牘者常盈廷府君爲期月二日非大故不爲聽株連熇詭者罰訟乃衰生平廉畏人知躬自澹菲爲墨綬先終任五年苞苴無敢至門者兩上計而有浙之命以按察副使巡海道備兵寧波先是戍卒缺餉者屢月怨望偶語沙中文武將吏憂之府君至亟檄藩司出帑金以給衆乃定閩帥某旄而貪諸戈船卒十汰三四取其貲而間以持媚諸貴人獨府君弗爲動始稍稍戢後部使論帥有二云忌海道之清嚴

而私肆誹謗指此也故帥楊文有勇略府君才
之數言于制府夫夫可以戰後寧夏事起文統
浙兵往征先登首功兩臺刺郡邑吏短長府君
于微曖註誤及事涉帷薄者削不列而每進見
必舉守令丞佐之賢者薦之旣以推轂而口不
言功卽其人亦不知府君陰爲地也倭寇朝鮮
府君恐其乘機蹂浙晝夜晝兵食議增戰艦布
諸要地事且具會填楚者撫舊事中府君以考
功法聞報亟解任歸藩臬郡縣諸公人人扼腕

以府君廉爲治橐中裝悉謝不受太史董公追
而送之江曰吾不悉使君治楚而悉使君治越
也安得廉明若使君者乃絳吏議哉爲感嘆泣
下而別已歸鹺使牛公移書慰曰以公居浙知
公誣公自以直躬亡奧援致此耳後太宰御史
大夫知府君寃且素從太史焦公悉府君生平
清慎爲議調是役也釁自襄推官薛曜始曜以
侯家子挾居間爲名高而陰多不法府君嘗卽
其左右微檢之曜大望私造言蠱當事者後使

者知其奸卒論劾下吏乃府君中夷然實未嘗
與爲水火也歸二年以復顧氏故詣奏 闕下

部乃徙府君治寶慶初意不欲往少宰蒞
郡遠且僻府君泣任諸所擘畫視襄益加嚴時
歲饑憲大夫倉皇議盡糴官所貯穀府君謂往
苦饑者春夏之交爲甚今迫冬計民間私儲可
互貿易以濟脫盡糴常平恐後不可繼議往復
支柱數四上下卒是府君言而府君意不能亡

鞅鞅已以疾辟莫不殮猶候部使者之長沙手
削官賢否獄訟錢穀諸牘母恭人以爲言府君
曰是守事也安所假手且一不慎吾將不知其
郵及使者條覆諸事不移時而畢歎曰吾行過
諸郡國其治辦獄無枉獨是郡耳而府君終以
積勞病餒不支至大故嗚呼痛哉府君奉太父
大母孝養備至奉吳益虔大世父老而貧府君
爲捐俸置產歲入緡錢共衣食費如是者二十
餘年張氏子赤貧府君饑予餼寒予纊婚喪予

裝殮貲買其居予贖其人响而侮府君第忍之
終不以施爲倦常推心置人腹中務真率無苛
禮是非信其衷毋面謾人受府君德後背之者
亦無所芥懣鄖襄守備陳閏生私訊牘通環瑱
自潤備兵使者部使者徵之急則走府君泣涕
求救府君爲力請已之而閏生後乃有違言諸
公心嗾焉語府君府君第領之而已性至慎公
事不以出諸口人有臧否耳目之終不言致位
通顯食無兼味衣卽數浣滌不忍棄室無姬妾

門無好事日討諸孤而訓迪之惟養身養德爲
兢兢耳大都府君雅不欲以好修市名聲而動
止罔不與道合故觀政于府君驟若悶悶無奇
而久之除煩解繞豈弟爲民父母生平未知府
君者于誹譽之際不能無左右袒而一見府君
必出肝膽相示以不盡之巧還造化以不言之
和飲士大夫以無形之功予百姓當世賢達逮
閭巷人人知其恂恂古君子也而今已矣嗚呼
痛哉府君髮始艾角犀豐盈一宜永惇龐淳固

無揆攬枕以損其隲仁者有壽二宜永生不
極聲色之奉屏厚腊絕甘醴不以身爲膏而銷
之三宜永天胡奪之遽也嗚呼痛哉先是仲春
府君病春杪始以一介走示孤曰日者吾妬食
近恃粥耳詢使者府君起居狀則曰日坐堂皇
親案牘不爲苦也且將過星沙矣孤等惕惕矯
首西望祝天異旦夕當勿藥不謂天遂不起我
府君且府君病孤不及橐餽府君瞑孤不及飯
含疇無不諱疇不稱孤獨府君背諸孤也蚤背

也復不及執孤手而訣府君之言在孤耳府君
之神在孤心而府君之聲音笑語在孤夢寐矣
嗚呼痛哉孤今者惟有顙之巫陽腐心泣血擗
踊號咷安能爲府君述萬一乃又思盛美之不
章以重孤臯用是披血涕召魂魄吟嘯鳴邑陳
諸記室明公縞帶之義不遐棄我先人其不惜
華袞以昇泉下也凡孤所稱亡足以槩府君如
其文獻足徵則有宗老輿人之言在

奉訓大夫南京戶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

事員外郎述補先生華公行狀

萬曆辛丑七月某日南戶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無錫述補先生以疾終于官舍亡何子文學之褒奉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于某山之原爰乞銘于大君子謂起元先生門下士也受先生知最深屬之狀嗚呼自先生之終以迨今日余小子實用震悼爽惑于厥衷其曷克執筆以從事且文學之才加于起元者倍卽又何以不佞藉手爲然文學以毀甚不

能文也則口先生生平大節示不佞起元乃退而與二三子共論次書之先生姓華氏諱復元字貞季述補其別號也華之先自晉孝子而下代有聞人入明以門第冠冕天下而大父海樓公用素封顯父郎中公雲舉進士歷官南刑曹以名德有聲嘉隆間學者稱爲補菴先生者也補菴公配楊安人而支孺人爲之副有丈夫子五其一爲支出最幼卽先生也先生生而端恪穎異頭角嶷然比就外傳益踔厲不以世統

綺溺其志弱冠補弟子員尋推擇受餼廩補菴
公故遊東越王文成公之門家居日時以學訓
諸子先生聞而犁然心有當也嚮之已耿恭簡
公持功令視學政推明孔孟之道詔郡國茂才
異等者大江南北翕然從風先生進而習其科
指灑然易志比一再見得大意退而油油然自
愉快也作而曰模範其在是乎心慕形追者蓋
二十有餘年而先生髮且艾矣先生才故甚高
爲博士義工有名所與游皆天下賢大夫士而

每試京兆輒報罷同舍生與先生才伯仲者多
得第且多至大官先生守青矜自如然先生皇
皇然以學道無聞爲已憂昇沉之際泊如也萬
曆甲申始需次貢闕下會恭簡公爲少司寇
先生乃盡出其所學以質于恭簡公恭簡公則
大喜以爲是能不負予嚮所訓迪者深器重之
先生至是乃益卓然立不易方矣居亡何授應
天府儒學訓導學官故冷局多亡所事事先生
至則日與其長若僚討墜典而新之釐祀位脩

禮器振學規百廢具舉文德之爲橋也見龍之
爲岡也形家言所關京庠者甚鉅先生爲力贊
于當事者就焉學故有舊唐書板歲久漫矣先
生校之刊是訛誤復爲完書秦嶧山碑石度古
壁下先生洗塵埃摩挲賞之爲釋文以示學者
其盡心于職而不以重鑰自安多此類也應天
爲恭簡公舊所涖地聞風而學者多先生至乃
簡諸生中若而人爲講德社程其道藝敦其行
檢且月出俸錢置餐具以爲常諸士興焉所居

弦誦之聲不絕說者謂自京庠以來未始有也
故事它邑令缺往往推博士之能者署篆事京
兆數以屬先生先生一謝不往曰負笈振鐸何
官之吏也耶吾不忍以刀筆筐篋之故而一日
去二三子且亡庸俾人目余夫夫厭青氈而它
有事也已而恭簡公總南臺先生率諸弟子往
事之恭簡公爲大會于尊經閣表章正學以副
其意當是時先生名大噪公卿間學使者江右
詹公閩柯公大京兆蜀邵公楚陳公少京兆閩

郭公等皆首推轂先生以爲文行兩高宜首膺六館之選辛卯春銓司廉其狀遂晉先生南國子監學錄矣成均萃天下士先生所以佐兩司成訓諸士者科條大指如前時尤卷卷以崇聖經黜異說端士習正文體爲急務季試科試所拔識士皆高才生間進其雋者與論學士瞿然異之久乃相顧而化癸巳晉南兵部司務兵曹于留都最稱劇矣司務于事亡專職而四子部之案牘關白亡不繇以出入者它如簡將吏調

兵食稽船馬嚴考試皆上而得與兩司馬參議帷幄下而得與諸曹郎決可否先生雅負經世才于是數者所區畫故甚哲每一議出兩司馬而下輒首推轂先生而會時有朝鮮播州之役先生踰度之曰事當然已而果然而居恒念留都爲國家根本地承平久矣將恬卒熙馬殺矛錐莫可挾以爲重乃講求一切所以鎮禦者著爲議其詳具先生集中先生雖退然稱學道人而于吏事實最精自兵戎外若禮樂刑名錢

穀諸凡爲天下大計者皆究畫鑿鑿可見諸施行入其帷中自几席筆札位置歛藏咸得其職而不亂由廣文至樞幕歷四考未嘗一日以休沐請其練習勤慎蓋如此也甲午以三年滿考之京得予勅命庚子春以使事便道歸里已復任有南戶部江西清吏司署員外郎之命故事入部者首當視草場先生時病方起念此軍儲大計也狐鼠之窟宅馮焉日坐公廨鈎察之未嘗以勞勩爲解辛丑春以九年滿再奏

闕下得予實授事竣而南過魯拜孔子墓于曲阜歸語諸弟子言吾報政荷上恩幸也而吾親之不逮不泊吾心悲惟是童而授書誦聖人之言長而從恭簡公游聞聖人之道今老矣又得涉洙泗游闕里見聖人之居平生之志願畢于斯矣五月再晉南戶部江西清吏司署郎中事亡何感末疾時文學之褒方奉祀于家唯吳孺人在左右門下士問起居者踵相屬咸謂先生神素王旦夕當霍然已也而遂以不起矣嗚

呼痛哉先生性至孝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所
生母支孺人從補菴公宦游卒于旅時先生年
方幼終身痛之言及輒嗚咽流涕晚而廻翔郎
署欲乞休者數矣念何賴微一命以慰地下不
忍徑投綬去恒鞅鞅居之生平伉直不爲媵阿
與人語聞嘉言善行卽前席不則顰感謝其人
而去其擁臯比訓弟子也人媿媿務盡其意然
望之儼然亡敢以狎進者家居與吳孺人白首
相莊室中亡凌誅喧顛之語雖文學之褒婉婉

在鄰下不以顏色假也事恭簡公誠敬備至無
異其嚴補菴公生則畫像置祠以祀之沒則執
心喪有加禮置位衙齋出必告反必面一言一
動必曰聞余師蓋三十年如一日故與道南楊
先生同出恭簡公之門閔其子死而無嗣也謀
于諸公立其族孫某且分俸爲之娶俾奉祀諸
弟子有一長孳孳植之亡倦所薦拔者數十人
然口絕不言卽其人亦不知先生陰爲地也官
未嘗出南都所居必種竹集弟子對之或手一

如正其直 卷二十一
編哦其間以爲快讀書遇會心者輒手疏以記
往往排纂成大編若親仁齋就正稿國朝軍政
錄諸葛五侯八陣圖解陽明先生用兵心法良
吏事蹟各數十卷于理學政事皆有裨非徒以
空文見云門下士嘗私論先生之學以師友爲
基宇以仁禮爲宮庭以言行爲門戶以敬義爲
繩墨以天下國家之用爲符契矚然謝漸瀧之
習而與聖賢遊循循然爲中庸之學而不與隱
怪伍洵可謂獨立之君子矣至其謹守師說唯

實隊之是憂崇衛經術引坊表以自樹蓋自束
修以來至啓手足而鯁鯁未有釋也以是而稱
爲恭簡公之弟子夫何愧哉卽位未滿其德用
未究其才傳未殫其蘊不亡以是爲遺憾然而
所居位輒以賢良方正名至今隱然以其官重
其所論述者又班班可以傳世而行遠有文學
之才以追踪家學與二三子左提右挈尊先生
之教而紹明之夫然則先生雖往而其精神固
常在天地間火傳而不知其盡者也其又奚以

如... 卷二十一
憾爲矣先生卒之日距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
日得年七十有二配吳孺人是爲雙泉公女才
夫子二長卽之褒常州府學生娶周氏繼朱氏
尤氏次之裔女二一適張某一適諸某俱蚤卒
孫女二一適王貞一一幼蓋起元與二三子論
次之者若此其言質而不文以示毋敢溢也核
而不衍以示毋敢臆也以是爲弟子之掌故而
已矣若夫先生神明之峻茂志行之孤遠起元
日與二三子注其耳目未有旣焉浸假而貌十

得五人猶有所憾起先生于九原而華袞之是
在名世鉅公知先生者矣豈惟文學之褒死且
不朽二三子實共藉手以報先生焉

應天府府丞毅軒周公行狀

萬曆丁酉仲春廿有四日應天府府丞旌德毅
軒先生周公卒于里距公生嘉靖戊子仲夏四
日蓋得歲者七十當公承京兆時持功令試博
士弟子小子起元蓋嘗從諸生後廷謁公竊覩
公踈眉朗目廣顙而豐下卽之溫然亡嶄絕崖

異之色輒歎以爲平易近民已質諸薦紳先生已又質諸鄉父老子弟亡不人人誦公長者居亡何南中蜚語上詔予公致仕去都人士相首扼擘迨今凡十餘載謳吟慕之度亡能爲蒼生起公者則以公之子有雋才二幾得當公世而代其用今則已矣旣踰年兩君以起元爲公門下士走一介命之曰先君子經世之業賈用不售今無祿卽世孤將奉而藏諸某山之阡亡以識之思盛德弗克詔來世唯是乞言名世者哀

遺事以俟華衮之責在吾子起元聞而哭諸寢已按兩君所論次則又髣髴如見公嗟乎謝傅之德難名羊曇之策猶在余小子固不得而辭也謹按公諱希旦字汝魯毅軒其所自爲號也上世故籍饒州其居旌自始祖朗避黃巢之亂始數十傳至公父東谷公德稱徵君以公貴封監察御史配汪氏亦以公貴封孺人嘗夢鳳翔于庭生公公弱卽狗齊如成人稍長就外傳風貌穎拔異羣卽由東谷公而上若公祖志德公

曾祖伯諒公世世以善行長里中然未有顯者
得公而生有異徵人咸以亢宗目之矣十三業
成補邑諸生時東谷公旣身老逢掖不獲試則
厚屬公攻苦以畢已志辟居山中日再飯脫粟
以給公未嘗有瘁色恐失大人驩嘉靖乙卯舉
應天鄉試上公車不報歸益下帷讀足不入城
市壬戌登進士第授福建興化府推官時郡當
倭夷殘破後公雖操三尺法從事然務在平反
以業疲民不務搏擊爲名高直指使者有所覆

覈壹以檄公車轍幾遍八閩地然往往持大體
而已邑令有不法者懼爲公所按橐四百金假
餽牽啗公公麾之去卒發其臬狀滿三年以治
行異等召入拜陝西道監察御史時 莊皇帝
初御極輟經筵不御審事游幸公首上封事一
曰崇聖學二曰養聖躬言多所切劘又論刺政
府怙權狀與其所羽翼當是時公直聲滿朝宁
間然兢兢者兢思有以齟齬公惟公亦自知終
不能脫虎口矣由巡青出按居庸關時虜告急

政府徐文貞公謂得公可恃亡恐會東谷公逝
公解任終喪事而前爲公所論者復起視事修
舊郤以考察削公籍公聞之坦坦無幾微見顏
面家居十七年戶外之履無至者日引五經諸
子與二子相上下間投壺雅歌以自適悠然忘
其困也 今上萬曆十年給事中余公懋學御
史楊公鳴鳳等疏薦公謂其以伉直爲忌者所
擯斥非其臯甲申乃詔公起浙江道監察御史
於時廷臣方虞內操爲宿憂公兩上疏爭之已

又請止納粟馬例以正士習所言皆天下大計
尋掌河南道司考課左右名實人稱其公餽問
之交門無敢通者奉命視京營戎政上選將練
兵四事著爲例已遂晉南京尚寶司卿丁亥晉
南京大理寺丞大賈王某以不道誣從子某獄
具公庭鞠得其姦狀爲縱舍而以臯坐所誣者
戊子晉應天府府丞攝篆事時歲當己丑大旱
澤若蕉公疏請發金二萬兩以賑 上予四之
一以貸兩赤縣又出所省帑金爲舖糜以飼饑

者病則予醫藥療之民賴以活甚衆居恒謂京兆清署也往以出納軒輊致有脂潤聲今而後入卽出之俾吏毋得高下其手著爲令公于操履至斤斤也乃同事者不說公言者因是中之而公遂不得終其位矣公自起家爲縣令御史歷尚璽廷尉以至京兆宦游不滿十年所方其躡而再起人謂時庶幾得竟其用乃翱翔南北僅至卿寺而卒齋志以終林壑豈不惜哉公天生醇厚言質而貌敦雅與道近在鄆師那文主

羅近溪二先生友周都峯沈古林查毅齋海宛溪翟震川諸君子在朝與耿中丞陸太宰滕都憲周大司馬余少司徒相考質闇然自修所自得者爲多性至孝奉東谷公王孺人色養備至尤嚴先世家墓躬自操畚鍤以築建永慕堂以奉祖禰歲時伏臘輒低回留之不忍去蓋終身如一日所受祖產盡推以予諸弟又置義田以贍族有無屋居者則予置屋有婦婺而孝割股奉姑者則爲白有司加賜粟帛有死而子宥遺

產且爲惡少魚肉者則謹護之使毋隊周故族大而指繁公啣嘆視之若一手足矣姻婭朋友有急走公亡不厭其意而去者由由然與人處蕘夫牧豎未嘗以盛氣臨之性好稱人之長而匿其短卽有詐諛者不忍望而距也卒之日自族黨而外人人爲欷歔流涕謂天道夢夢不可信云余小子又睹兩君所述公遺訓其論學曰世以講學名者轍未踐東越已操戈而向考亭筏未涉竺乾已建鼓而逃洙泗不知歸同致一

何必門非徑韋其感遇曰世界多缺天道忌完君子何怨何尤唯在安時處順可以進德可以養身公不依倚道稅以就名然其持論如此中之所存固亦略可觀矣伯子又爲余言先君子寵辱不驚好惡不作恩怨不形蓋有大人之度居若櫛株行若不知所之敬慎若畏四隣事至若碁布遇褊心之人若觸虛舟蓋不失赤子之心可謂實錄嗚呼豈非古所稱畸于人而天侔者哉病革時二子蒲伏泣問後命公笑而曰人

如真草堂集 卷二十八
未有不逝者悲何爲而惟以忠厚傳家正直立
身和易接人敬祖墓如而父存日則已耳大怖
之際神志自如公又庶幾能脩然于死生者也
公配郭氏封恭人丈夫子二長君文澤與予同
爲選貢士次君文溥邑廩生澤娶汪生男子七
人廷材廷棟廷機廷標廷楷廷柄材聘姚茂才
宗冕女棟聘趙長者廷用女機聘田上舍春芳
女標聘俞上舍文燮女楷聘姚上舍邦柱女生
女子二一配姚上舍宗宸子元桂一配許茂才

成芳子士璟溥娶鄧紀善巽齋公女生男子一
廷杏余小子起元綜公之宦蹟雖鬱曲澁齟令
有識者抱位不配德爵不副望之憾然其矚然
之操在湛淖渙濁中愈有以自白曉曉者缺皎
皎者污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公之自信豈
在是與名位之用公嗇取于造物者悉橐以詒
後之人所爲售公未究之蘊者豈可量哉余小
子不文于吳公之拔置文翁之教化衣被最厚
卽不敢以不嫺辭令爲解姑論次其略以志梁

木之哀如此若以公之德美播諸文章緯刊石
之遐貫則在大君子之立言不朽者余小子敬
謝主臣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蒼南

呂公行狀

代作

歲戊戌六月之四日少司空蒼南呂公卒于位
不佞與公同在輦轂下且托肺附親蓋嘗三哭
于寢門之外旣逾冬而公之二子某某拔血手
公遺事而詣不佞則以先君子勛名之大者琅

琅竹帛矣惟是玄壤之事職在貞珉惟公知先
君子深請得而狀焉以俟銘不孝孤死且不朽
嗟乎不佞則何忍狀公然習與公游髣髴得其
真迺取二子所私紀者論次之公諱鳴珂字聲
甫蒼南其別號也系出東萊先世有諱居簡者
居會稽子樂善以戌占括蒼籍家世故習尚方
診視法得官南太醫院判五傳而至待詔公文
英工繪事 孝宗朝召以指揮同知侍 秘殿
遂家京師待詔公生封公昇嘗官中書珥筆事

肅皇帝以公封陝西按察司副使公爲侍郎
兩公以祖父得馳贈官如公官公卽封公之次
子也生有異質比從外塾業已負雋聲十六補
博士弟子員嘉靖乙卯舉順天鄉試時關中槐
野王先生典試事目公卷大竒之稱其有王佐
才已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公
奉法文無害校尉吳璘者司隸陸炳之爪士也
負其勢魚肉關市間殺人者數矣事發屬公治
逮之急則 匿諸內府時清苑高公湖州 公

及它中貴人居間爲之請者衆公弗聽平以計
禽之問如律一時市人拍手相慶它虎而冠者
咸爲股弁云故事外郡邑讞比上司寇司屬主
者得駁正之有持三百金獻公求允原議者公
視其牘奮而曰呼而罪固不當出耶通環填以
汚乃公者何也爲郤而釋之出爲廬州府知府
金斗地爲天下劇公剗理恢乎有餘又一切除
可解燒與民休息不一年而樞塲滿鞞於邪滿
車阡陌之間犬無夜吠會以公母王太安人憂

歸去郡之日廬人攀轅者以千數百姓追思謳
吟至今春秋祀之世世勿絕服闋補山西平陽
府知府其爲政一如廬州時鋤彊暴輕稅權人
頌若福星云隆慶庚午晉陝西洮岷兵備道按
察司副使洮岷素苦虜公至而布威命遠斥堠
烽火之警晏然邊陲晉布政司叅政治涇州道
已又晉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布政司右布政使
公居邊久虜患比寧息按臣最公防禦之功爲
多 天子爲數賜白金文綺以勞之萬曆己卯

晉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時方峻驛禁而公故
以斷斷不阿失政府驩山東撫臣承風旨以乘
傳法中公疏上奪公三級歸一歲而離封公之
憂服闋補山東登萊道副使歷福建叅政轉潼
關按察使改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庚寅晉陝
西左布政使公躋而再起車轍幾半天下而所
至必有赫赫名壬辰晉南太僕卿尋爲光祿卿
已由太常卿爲通政使公居喉舌之任出納蓋
綦重也時章奏多留中不下公抗疏以請東倭

告警公忼慨言戰守大計識者趨之居亡何以
兵部右侍郎巡撫陝西三輔重地公內御民外
扞虜差次將吏而風厲之邊政大修詳具公所
爲奏疏中甲午冬虜犯薛家窪公自花馬池移
鎮下馬關扼虜于西斬首虜百三十級公時方
新視事席未煖往來洮岷固鎮調兵食甚辦治
故多殺獲功明年九月虜酋着力兔宰僧等渝
盟糾諸部落涉水而渡蹂靖虜地方公決策授
將士勦之得首虜百餘級捷聞 上有白金文

綺之賜廕一子入監讀書乙未入而爲工部右
侍郎以三品秩滿 天子推恩贈公祖父官會
河工告成 上爲予加俸視二品丙申 兩宮
災奉 命督工料已又奉 勅提督 昭陵公
旣雅負綜理才國家有大興造必以畀公公日
夜鞅掌從事幾蚤鳩工聚材壹當 天子輪奐
之意蓋拮据者二年 兩宮之工什六七而公
以盡瘁逝矣嗚呼惜哉訃聞 上震悼加贈工
部尚書予祭二壇俾以尚書之禮葬蓋異數云

公幼有至性事封公盡色養之孝封公佐東平日公方舉于鄉遂投綬而歸蓋志安于公不以五斗屈也公宦所至必奉封公行其爲豫章也封公年八十餘矣倦游里中居公日北睇而思會以郵禁事歸隲一年而封公始卽世公得與哭泣之位人以爲有天幸云待兄鴻臚君弟藩幕君膚愛靡間從子姓姻嫁其貲皆仰給公朋友有死者爲卹而撫其女公于人倫其大者蓋無愧古人矣公爲人外和內辨人就之煦然若

冬日然卒未嘗輕以嘖笑暱人好揚人之善而匿其瑕持論多依寬平自起家與天下賢士大夫周旋者數十年未嘗以人之庠而自高也性潔清兩爲太守不以脂膏自潤其爲方伯在江西聞奪級報卽扃帑藏以示不私在陝西入計羨金發諸邑以贍民之鰥寡篤癘者生平褻履輿馬之觀務崇儉約終身未嘗以登變破舌自湛溺云公于學無所不窺自經籍而下若六書九流皆窮其妙陰陽星卜之學卽宿師與之譚

無不人人人心折而去者公大父故以丹青擅名
公少而精其業間一染翰人爭寶之謂置之米
王兩君子間不多讓它所著刻若春秋詞命尺
牘補遺雲山種藥志皆行于世公之勛名其大
者旣銘鍾鼎爲 上所倚重而長材曠度博洽
淹通又爲薦紳學士所北面如此古人有言邦
有柱石里有典刑非公吾誰與歸今則已矣然
敷歷中外所自樹者旣炳炳麟麟而生榮死哀
人之所願于公者亦旣靡所不適然則公何以

考終命爲憾哉公卒之時距生嘉靖戊子二月
之一日凡得年七十有一配王氏封夫人改封
淑人生子二楨官生娶四川布政司叅政董公
文宋女相恩生娶河南府知府徐公學禮女女
子二一適舉人張君岩子府學生子孝一適恭
順侯吳公繼爵子汝胤孫二邦煥相出邦煒楨
出孫女三俱幼墓在某山之原其封窆樹表皆
上賜不佞通籍後公二十年幸得從里閭中
與公相上下蓋日夕近公嘗以其言論風旨取

古人方之以爲公之長厚博大似文穆其言簡而當守清而恪似晦叔其遠識邁衆似吳下蒙其帷幄所指麾威振醜虜又似得尚父之遺而用之者蓋卓然有古大臣風所稱金鏞玉鉉國之重器者耶公之懿美流播中外若碑版之所列奏牘之所贊胡可婁紀不佞猶思不足以盡公尚埃名世鴻筆爲發其盛美懸日月而不刊焉余不佞姑以是爲藉茅云爾

封文林郎浙江金華府蘭谿縣知縣程公

行狀

程公代以隱德著新都而公舉丈夫子者五其二成進士一舉孝廉門閥隆隆然高大矣先是仲子令蘭谿以治行異等聞天子賚勅命封公如子秩已仲子入守尚書計部郎且須次拜臺省覲公于里亡何而公感末疾遂及于大故時萬曆戊申孟冬之望日也踰年爲孟冬十二日計部兄弟奉公葬于某山之阡將乞銘于名世大君子技泣排纘其行事屬起元爲之狀起

元幸與計部兄弟方幅相齒眠公我丈人行也
挖幽芬備立言之財擇非余誰當爲者迺敢泚
筆而狀之公諱大俊字汝彥別號海玉居士歙
之槐里人也父曰處士宏與大父尚信曾大父
泰亨皆以孝弟力田隱不仕而處士公尤以厚
人倫爲里閭先年六十七而生公甫六歲藐然
孤矣公踽踽一身與其母形影相弔門又無期
服近親可仗者人惻然傷之而公甫就傅輒穎
異屹若巨人總角從諸族長者役里甲督歲賦

卒試之亡爽算諸族長者咸心器之里中有事
須質成迺兢趨公得一言如握券矣鄰有鬱攸
之警公方與同事主質劑衆委而去公曰嘻毋
以爲也突如焚如之未知徒欲舉所質爲劑者
地乎鍵戶以須竟亡害念大父父在淺土謀卜
吉厝之日手青烏家言誦至丙夜不倦客詫問
公泫然流涕曰吾思逝者之不獲卽安于九原
也蓋旣得吉襄事乃始挾策治鹽而賈四方公
之賈也良而居恒深自惟少孤不耐爲儒以什

一躅其志雖然世有賈服而儒其行者乎何漈必不爲儒于是謁王文成公墓于會稽購其遺書日紬而繹之于所謂致良知之旨悠然其右會也在逆旅日坐小樓手其編不置所至輒舉以似人自身以御家造次靡不服膺王氏者姚江之學旣遠代傳習或寢失其真往往崇解悟而薄蹈履而公獨謂良知中自有樂地士卽隱約不爲世用固當砥節礪行作來襖模楷生平砥嶮若夷眡利若膩眡貴富若浮雲忻感不形

推分任真泊如也嘗得遺金上虞道中後于慈谿遇失者挈而畀之其人請中割以謝公笑曰曾是還金者而嗾嗾取分以爲利邪客甬東久士無訾者予之糈無室者予之婚無告而病者予之藥餌商竈交誼公爲居間以解到于今賴之傭有負鹽墜于水者公亟問傷汝足邪捐訾不屑意也舟覆姚江負板而泅者三里忽三白衣人挈舟援以登岸俄而不見葢神云人謂公行義貫幽明而公益自飭亡疾言亡遽色卑幼

遇恒與均敵爲禮御臧獲常若恐傷之伯子舉進士爲杭州司理公間過法曹解視平反者幾何人仲子爲蘭谿公以老不復之令邸第訓之曰吾命諸子以學爲殖庶幾可顯可傳服官者務壹秉于清白罔干罔拂以副民之盼盼者耳比受封一御冠服北嚮以謝則時時衣田間衣與鄉人處驟而卽之不知其爲封君貴倨也里中望風蛾伏推爲約長有訟于公庭願得從公畫可否者公遜謝不敏奈何從邑中奪賢令長

權卽邑舉鄉飲酒禮遞迎爲老更公一赴不更往曰老夫不敢以質行先人其退自挹損多此類也蓋公旣服賈而好爲儒甚卽爲儒操王氏學以致良知爲宗門矣而其蹈規履繩軌之關閩濂雒間斷斷如也昔泰州崛起鹽策中師事文成卒稟學焉而致其道公無緣而聞風興起其事正同泰州大闡其蘊以演師傳公厚橐其遺以崇家訓雖宏局異規趣操不可謂不合矣司理卽蚤世乎計部與孝廉所以拓公志而效

之天下國家者駸駸未可量也異時紀名臣之蹟者沿流溯源公且爲竇燕山程太中矣夫自末學舛馳驚虛而遜實人至以儒爲詬厲公身賈而秉德若是躬戢其光而肇發于子隱而彌章豈一朝夕故哉卒之年距其生嘉靖丙申孟春六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唐氏同公封孺人後公十二日卒伯子子鈇卽司理君先卒娶鄭氏繼吳氏仲子子鏊卽計部君娶胡氏繼鮑氏封贈皆孺人叔子子鏘卽庠生娶朱氏季子子綜

先卒娶汪氏繼方氏少子子鐸丁酉同計部舉于鄉娶洪氏中書舍人洪公養蒙女也女子一適洪正元孫九人子鈇出者曰從澤娶江氏子鏊出者曰從瀛邑庠生娶徐氏從沛聘吳氏子綜出者曰從澈聘鮑氏子鐸出者曰從游聘吳氏從泌從潛女孫六人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蓋余讀計部君所述公行事爲之慨歎嚮往低回而不能已也工爲賈者重積財工爲儒者重積德蓋分道而馳也久

矣俗之蔽也儒以詩禮臚傳然且不免于控頤
索珠之議矧其策在竒羸而被服仁義不爲誕
欺以拂天道而撓人心如吾程公者其用意固
已遠矣世謂處士無巖穴之行而驕語貧賤豈
篤論乎余故本其質叙列之俟鴻筆者擇而裁
焉

增真草堂集卷二十八目錄下

行狀二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采山方公行
狀

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華岡王公行
狀

先恭人行狀

旌表貞節文學練江趙公元配王夫人行
狀

女
卷二十一
誥封太淑人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筠塘
楊公元配劉氏行狀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八目錄終

嬾真草堂集卷二十八下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弟顧起鳳羽王校

行狀二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采山方公行
狀

萬曆三十有九年九月十一日少司徒采山方
公以疾薨於新都巖鎮之里第距其生正德丁
丑之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九十有五矣郡邑諸

大夫上其事中丞部使者將具疏請贈謚祭葬於朝公之子以蒙以晉將卜兆而襄大事乃奉公治命乞志銘於某公而以狀屬小子起元起元蓋公門下士也執雉而事公者幾三十年雖蠶筦不足以窺公之大全而生平耳目所睹記與夫輿誦家譜則旣稔習之矣其何敢辭執筆之後廼列其行事之大者以備財擇公諱弘靜字定之采山其別號也先世繇方山肇封以國氏漢末大司馬長史紘者避新莽亂渡江而

居歛是爲公之始祖章帝時儲以賢良方正官太常卿封繫侯迄今封樹存焉唐宋入明代有聞人珪組焉蟬世謀可考鏡也公曾大父曰德潤公大父曰廷舒公父曰小春公大父父二代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爲淑人世以隱德著而小春公績學砥行精岐黃家言所治病亡不應手瘥者而多不取酬里中燒以長者歸之祝其必有後矣小春公娶某淑人四舉丈夫子而叔爲公生之夜小春公

有雷電繞庭金獅入懷之夢生而犀角豐盈頤
頰正方襁褓置几上嶷然不動見者謂非凡人
也稍長就家塾穎雋絕倫師至欲撤臯比去已
從元兄中川先生學爲舉子文語多出入經子
古文辭老師宿儒讀之徃徃舌橋不能下中川
先生則大喜吾弟異日者必且爲昌黎吾不減
作韓會矣十四補博士弟子學使臨川章公介
負人倫鑒大器重公爲易今名而字之久之衡
水楊公宜來視學政試首拔公爲梓其所對策

于崇雅錄而公時則已博學涉羣籍耦同志修
先秦西京盛唐之業聲大震章甫逢掖間凡就
都比者五不售公夷然不屑意也嘉靖丙午乃
舉其榜之第十人逾三年爲庚戌成進士授東
平州知州公旣出南宮才名益大噪主考張文
毅公與鄉試主考孫文恪公遞薦揚廷試欲置
公首甲時分宜當國頗旁采風雅士以自爲功
公之族人有道地於其胄子者要公一徃見公
謝不可曰舉人見執政欲何求且徃見而一甲

耶非所願也于是分宜聞而心嘆焉所對策寔最工爲抑置二甲已覘知其羸善病也必使爲州且劇地以困之旣抵州旬日病果大作以改教請不許以致政請又不許兩臺惜公才爲遣它官攝州事聽公調理旣數月而疾霍然其健壯踰曩時故公後嘗語人吾于東平之病得養生焉此分宜所以德我也公旣起視事一切用寬和爲理而吏民自不忍欺邑東李某大猾也州有征繕則攘臂而脫之里代其輸賦者且十

年矣官莫能制公至捕而以桁楊殉于市令曰若能畢今歲之供者且貰若豪唯唯聽令于是衆相告曰李某賦且上矣何待爲負擔沓踵至終事不撻一人府察之以爲神審戶之後徃多以不均爲梗萬口滯羹不可猝定公審正則審其副審副則審其正一再互校民無遁情矣不浹旬遂訖民翕然無退言嘗語訟者曰爭與讓孰安息爭與終訟孰利若棄農桑而囚首蛾伏于庭直矣如廢業何若改而舍諸歸而眠而田

中則草旣以墾矣民曰公幸生我訟爲之哀錄
囚使者至周視案牘無可未減者歎曰州何以
獨亡寃民若此也入覲返值歲饑盜且蜂起
公曰盜非盜也饑所驅也緩且滋蔓亟之則張
乃榜於境曰舍竿而鋤者非盜禽盜以獻者非
盜且有賞月餘境之犬不夜吠矣司空者時方
貴倨嘗語公曰吾舊左官于州州有巨猾三亟
鋤之而州治矣公察之亾罪也以懷璧故卒不
問太宰赴召北上所經郡邑亾不供帳具飾

厨傳市驩者公待之亾加禮也太宰嫌之或曰
憾矣盍解諸不且得罪公謝不可蓋至是凡三
忤要人人爲公危之而公引義命自安未嘗以
喜愠見於色也癸丑晉南京戶部雲南司員外
郎旣履任太宰以前事憾不釋復除一人焉代
之或謂公何以不請故事誤則更補新者公曰
請則爭爭非吾所能也遂去之歸田四年復補
南戶部湖廣司員外郎久之晉郎中公故精心
計旣司錢穀出入雖纖細必躬親左右亾敢上

下手者已未晉四川按察司水利道僉事署巡道會城苦盜公檄府曰縣有盜應捕亾不知名者求盜而不責盜盜之人盜不可得也法莫如治應捕府下縣亟行之盜遂戢茶法弊藪也吏往往緣奸賈以牟利公思一灑之廼陰察諸賈人貲高下給之引面詰之曰當乎曰當矣吏有所市于爾乎曰無庭中聘胎莫知其所歸也署學道縣令有以前典史祠名宦請者公問曰有惠政乎曰否然則奚祀爲曰是太宰之先也當

道命之矣公曰已之吾不耐習爲佞也三年晉山東布政司分守濟南道叅議署糧道納者卽以出不貯于庫且曰司管鑰者若是又安睹錢穀之有羨也慮囚多平反臺使者歎曰頃吏務爲刻深致不可窮詰今乃始得情矣郡有囚法宜杖而司理疆內之死比公時將入 覲亟下府平之爲停車三日以待囚卒得本罪而去明年晉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饒州時亾賴子之嘯聚礦硎者且千人矣公日簡卒蒐乘示若旦